

蕉

風



本期要目

艾略特和「荒原」…… 葉逢生

荒原…… 艾畧特

絮絮…… 葉光榮

炎熱的午後…… 黃崖

客來前後…… 王敬義

三代…… 蔡文甫

散文詩兩章…… 痙弦

少爺…… 麗碑

人情味…… 徐速

賽納姑娘…… 端木虹

103

一九六一 年五月出版  
每册定價三角

## 編者的話

從這一期開始，我們將有系統的來介紹現代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欣賞者或工作者，只需要對現代文學有所認識的；雖然，介紹現代文學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但我們仍將勉力去做。這一期，我們介紹的是現代最有名望的詩人艾略特和他的成名作「荒原」。由於大家接受古典文學的影響較多，對新文學接觸較少，可能初讀「荒原」時，會有一種格格不相入的感覺，但，各位必須注意，這首詩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爭論，最後被公認為一首傑出的長詩，所以，我們實應耐心的去讀它，去品味它。

這一期，我們選到了兩篇充滿人情味的散文，一是徐速的「人情味」，一是葉光榮的「絮絮」；在「人情味」中，徐速寫出了許多感人肺腑的事實，看來，令我們其中許多人羨慕，也令許多人慚愧。

由於刊載了「荒原」，本期我們只刊出了三首詩創作，這三首詩各具風格，都有可取之處，「黃昏」一首很能發人幽思。

在小說方面，本期的份量較以前幾期都重了一些；「炎熱的午後」是用比較新的形式來表現題材的，「客來前後」寫來十分生動，「三代」的字數雖不多，但都能明顯的勾出三代間的衝突，「少爺」一篇的作者很賣力的在刻劃一個典型人物。

我們會再三的提出，「蕉風」是屬於大家的，要想把「蕉風」辦得好，各位必須充分的支持我們，在這裏，我們再一次籲請各位經常向本刊提供意見和介紹訂戶。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散文詩兩章 (散文詩)..... 瘴 弦 (16)
簡介艾略特和「荒原」..... 葉逢生 (3)	窗及其他 (散文)..... 高 峯 (17)
荒原 (詩)..... 艾略特 (4)	黃昏 (詩)..... 徐 雄 (18)
絮絮 (散文)..... 葉光榮 (9)	一瞬 (詩)..... 周 喚 (18)
炎熱的午後 (小說)..... 黃 崖 (8)	父親墓前 (詩)..... 林 蕙 (18)
客來前後 (小說)..... 王敬義 (12)	少爺 (小說)..... 麗 磚 (19)
無名湖 (散文)..... 林 霖 (13)	人情味 (散文)..... 徐 速 (21)
三代 (小說)..... 蔡文甫 (14)	

附中篇文叢一冊

賽納姑娘..... 端木虹

# 簡介艾略特和「荒原」

葉逢生

T. S. 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在現代文壇上是一個响亮的名字，他被公認為本世紀文壇神聖不可侵犯的巨人 (Unouchables) 之一。他之被人敬重，不僅是因為他在一九四八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而是因為他的詩作給現代詩壇帶來極大的影響。其實，艾略特不但是一個詩人，他還是成功的戲劇家和權威的文藝批評家，他的著名劇本有 *Sweeney Agonistes*、*The Rock* (岩石)、*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在教堂裏的兇手)、*The Family Reunion* (家人重聚)、*The Cocktail Party* (雞尾酒會)、*The Confidential Clerk* (心腹的書記) 等，其中以「雞尾酒會」最有名，曾在美國百老匯上演，賣座極盛，並予劇作家的影響很大。他的文藝批評集有：*The Sacred Wood* (聖林)、*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基督徒社會的理想)、*What is a Classic* (何謂古典) 另一本是與 I. A. Richards 合著的：*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學批評原理)；這些論文集均受現代文藝作家的重視。艾略特寫的詩並不多，先後只有七十餘首，但，首首都是傑作，「荒原」是他的成名詩作，其他詩作為：*The Four Quartets* (四重奏)、*Prufrock & Other Observations* (普魯福及其他)、*The Hollow Man* (空洞的人)、*Ash Wednesday* (聖灰日)，其中以「四重奏」最為成功。

艾略特在一八八八年生於美國的米蘇里州的聖路易士，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在哈佛大學求學，以後，還進過法國的索邦尼 (Sorbonne) 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唸書，他並獲得歐美十二間著名大學授予名譽學位。他在倫敦，曾在著名的勞合銀行做事，也教過書，一九一七年，在英國有名的「自我主義」雜誌當助理編輯，一九二三年擔任「標準」雜誌的編輯，後來，他成為英國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的社長。他是於一九二七年歸化英籍。

要來介紹艾略特的作品，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美國哈佛大學設有「艾略特的詩之研究」一門學科，來研究艾略特的「荒原」等詩作，據說，圖書館中有關艾略特的論著竟有五排之多。在這裏，我只是想花一些時間，把他的成名作「荒原」簡略的作一個介紹。

「荒原」全詩只有四百多行，一共分為五部，第一部「死人的殯葬」，作者首先感染了我們，讓我們瞭解春天帶來的死亡，是多麼的可怕和殘酷，隨後出現了一個巫婆索斯特斯夫人，她向大家提出嚴重的警告：

*Fear death by water!* (提防被水溺斃!)。第二部：「一局棋戲」，寫出富貴、古雅的生活與庸俗、低賤的生活，將兩者作一對比，並指出兩者生活均無意義。第三部「火的訓誡」是描寫泰晤士河畔發生的藝事；指出物質文明雖然發達，但，人類是極端絕望的；又藉墮胎行為象徵人類趨於滅亡的恐怖，文明世界的道德都在怨之火中燃燒。第四部：「水淹之死」描寫一個菲尼基海員被水溺斃，象徵人類正陷於沉淪中。第五部「雷聲的預言」他寫出整個「荒原」已完全乾旱，象徵世界快要毀滅了，極為精彩，和令人感動。我們的詩人雖然對二十世紀人類的精神的貧乏，文化的衰敗、道德的墮落，感到可悲和可嘆，可是，他並沒有完全對人類和世界感到失望。於是，他作「雷聲的預言」。雷聲來了，雨還會遠嗎？只要巨雷一响，傾盆的大雨即將降落這乾旱、面臨滅亡的「荒原」，枯萎的草木將重新生，人類亦將在失望中抬頭，希望與和平重臨世間。艾略特又提出「達香」、「達也德梵」和「達姆雅香」，即：「奉獻、同情、克己」三大信仰，最後用了印度吠陀經最後一字作結語：*Shantih Shantih Shantih*，意即「通過瞭解的絕對和平」，可見作者是在努力暗示讀者，我們的衰敗和墮落的生命，要倚靠信仰，方可得到新生！

「荒原」剛出版時，很受人攻擊，批評家說它是雜亂無章和虛礙難懂的作品，令他們提出這些批評的，最大的原因是「荒原」中引錄了許多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德文等名詩人的詩句。可是，許多人認為，艾略特的「荒原」成功處，正早這些被人指為詭病的地方。艾略特認為一個詩人必須認識傳統，他說一個英國詩人如果要成為偉大的詩人，在他寫詩的時候，必須承受希臘荷馬、羅馬、甚至伊利沙白皇朝以來的全部文學，他的時間觀念是深受哲學家格柏格的「心理的時間」影響，他主張我們不僅要把「過去」視為「過去」，而且，還要視為「現在」，其實，這也就是現代許多著名文藝作家的時間觀念。

當我們讀「荒原」時，會被覺作者是十分講究音樂的節奏的，希望讀者在讀它時，能夠特別注意這一點。

聽「蕉風」的編者說，這期的「蕉風」將選刊「荒原」華文翻譯，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不過，詩是很難翻譯的，能百分之六十傳神已屬難得。如蒙英文程度較好的讀者，我還是希望各位能去看看原作。

荒

原

T.S. Eliot 作  
維廉譯

因爲在甘梅城中我親眼看見那個女巫被吊在一個籠裏對男童所問：「女巫你想怎樣？」慣常回答：「我想死」。

獻給艾芝拉·龐德  
更完美的工作者

## 一、死人的殯葬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迸生着紫丁香從死沉沉的泥土，雜混着記憶和欲望，鼓動着

呆鈍的根鬚，以春天的雨絲。

冬天令我們溫暖，覆隱着

大地在善忘的雪花中，滋潤着

一點的生命在乾的塊莖裏

夏天令我們受驚，從史坦白哲湖

帶來一陣驟雨；我們在柱廊內停下，

天晴時然後前行，進入薔美園，

喝一口咖啡，閒談一小時。

我不是來自立陶宛的俄國人，而是真正的德國人

而年幼時，我們在大公那裏住過，也就是表哥那裏，他曾帶我坐雪橇，我很怕。他說，瑪莉，瑪莉，握緊。我們於是滑下。在那些山槽間，你會感到自由自在的。我讀得很夜，冬天來時就到南方去。

什麼根鬚抓纏着，什麼樹枝

從這荒廢的亂石中長出？人類的兒子

你說不出，也猜不到，因爲你只知道

一堆破碎的幻象，曝曬在烈日之下，

而枯死的樹展不出涼蔭，蟋蟀帶不來安慰，

乾石下沒有水聲，祇在這紅色岩石下有影子，

（走進這紅色岩石的影子裏吧）

我要向你指出某些東西，不同於

晨昏時你後面昂然大步的影子

或黃昏時前面升起與你相接的影子：

我要向你顯示出恐懼在一掬泥土之中。

呵這陣風多麼清暢

向着家鄉吹去

我底愛爾蘭的兒那

你向那更停駐？

「一年之前你第一個給我風信子的；」

「他們就喚我做風信子姑娘。」

——然而當我們最近從風信子園回來時，

你的臂膀豐滿，你的頭髮濕潤，我不能夠

說話，我的眼睛失神，我既非活着

亦非死去，是一無所知，

像望入光之中心，那靜默。

空虛而荒涼，那海洋。

索索斯特斯夫人，著名的千里眼，

也患了傷風，可是呀，

仍被稱爲全歐洲最智慧的女人，

帶着一副邪惡的紙牌，看這，她說，<sup>①</sup>

就是你的牌，濁弊的腓尼基水手，<sup>②</sup>

（他的眼睛像珍珠，你瞧！）

這是「美夫人」，岩石之婦，

一切境遇之婦。

這是帶着三支杖的男子，這是「巨輪」，<sup>③</sup>

這是眇一目的商賈，而這張空白的牌

就是他背負着的東西，

我被禁止去看。我找不着

那「被吊的人」。提防水溺死<sup>④</sup>

我看見一羣一羣的人，沿着環形而走

謝謝你。假如你碰見艾吉通夫人的話，

煩你告訴她自己會攜帶算命天宮圖：

這些日子裏一個人應該非常謹慎的呀。

不真實的城市，<sup>⑤</sup>

在一個冬天清曉的黃褐色的濃霧下，

一羣人湧過了倫敦大橋，這麼多，

我從不會想到死亡尚未處置這麼多。

短促而稀疏的嘆息發散出來，

而每個人的眼睛都集中於各自脚步的前面。

湧上了山坡又湧下威廉王大街，

湧至聖瑪利胡爾諾堂，那裡報時往往在

最後的第九下拖出死沉沉的聲音。

那裡我認出了一個熟識的，便高聲叫住他：

「史鐵生」<sup>⑥</sup>

「你就是在馬黎與我同船的人！」<sup>⑦</sup>

「去年你在園中種下的屍體

已開始萌芽了嗎？今年會開花嗎？

「噢，提防那條『狗』，他是人類的的朋友，

要令牠走開，<sup>⑧</sup>

「要不然牠會用爪把它再一次掘出來！

「你呀！偽善的讀者！——我的同胞！——

我的兄弟！」

## 二、一局棋戲

她坐着的椅子，像一張光滑的御座<sup>①</sup>

在大理石上發亮，附近有一面鏡

用雕着龔龔葡萄的鏡台承住，

葡萄間有一個金色的邱比特探出

（另一個把眼睛藏在翅膀後）

這面鏡把七柱燭台的火焰變成變重

反映在桌上的光輝，正好與

她底珠寶升起的燦爛相遇，

由緞盒子的豐富寶藏中傾瀉出來；

象牙的和彩玻璃的瓶子

一一打開，匿伏着她奇妙複雜的香品，

軟膏，粉劑或者流質的——紛紛

將感官擾亂，淹沒，在芬芳的氣息裏；

清新的空氣從窗外吹入，攪拌着，

相混而飛升，膩潤了那些拉長的燭火

把它們的烟霧拋到漆繪圖案中，攪拌着那屋頂鑲板的花紋，巨大的沉香木用銅皿供奉着，燒得又橙又綠，四周有彩石圍住，映出一陣寒光，中有雕製的海豚游泳在那古雅的壁爐前，就像一個窗向着林景敞開，飾列着菲露美兒的故事，怎樣受野蠻的國王粗暴的威逼而變形；那隻夜鶯依舊在那裏以神聖不可侵犯的聲音注滿整個沙漠。而她仍然呼叫着，而世界仍然奔逐着，「咄咄」向着污穢的耳朵。而其他時間枯萎的殘枝也訴說在牆上；瞪着眼的形象揀出來，挨着，令這閉密的房間靜默無聲。足音在梯間傳出。

在火光下，在頭擦下，她的髮絲披散出一條條忿怒的針子，燃燒出字句，那樣會更加狂蠻。

「我的神經今夜很痛。喏，很痛。陪住我。」  
「跟我說話。你怎麼老不說的說。」  
「你在想甚麼？想甚麼？甚麼啊？」  
「我永不知道你在想甚麼。想。」

我正在想着我們處在鼠窟裏，死人們失去他們骨頭的地方。

「那是甚麼聲音？」

「現在又是甚麼聲音？風來做甚麼？」

沒有甚麼再沒有甚麼。

「難道你不懂甚麼？沒有看見甚麼？沒有記得甚麼？」

我記得他的眼睛像珍珠。⑤

「你活着還是沒有活着？是否你腦中甚麼都沒有？」

可是

噢噢噢噢那莎士比爾亞的破布衣它多麼雅俏又多麼巧妙

「我現在做些甚麼好？做些甚麼好？」

「我將照樣衝出去，走到街上」

「披頭散髮，這樣子。我們明天做些甚麼好？」

「我們到底做些甚麼好？」

十點鐘的熱水。

若有雨的話，四點鐘一部關緊的汽車。

我們將要來一局棋戲，

勉強撐起眼蓋，等待敲門的聲音。

當莉兒的丈夫復員之後，我說——

我並不吞吞吐吐，我自己對她說，

請趕快，時間到了

現在阿卜要回來了，打扮得好一點吧。

他要知道你怎樣把他給你鑲牙用的錢花掉。他的確說過，我也在場。

莉兒，脫掉每一顆，好好換過一副，

他說，我賭咒，我對住你實在難忍。

我也難忍的，我說，想想阿卜吧，

他當軍四年啦，他需要好好安頓一會，

假如你不能給予他的話，別人都會的，我說

。而

哦，是嗎，她說。大概如此，我說。

那麼我知道我應多謝誰了，她說，并呆望着我。

請趕快，時間到了

你不喜歡給予他的話你仍可以和他相處的，我說。

別人却會抽中他選擇他假如你不能够。你應該慚愧的，我說，看你多麼古老。

（他不過三十一歲吧了）

我也沒有法子，她說着，拉長了臉，我吃了藥片，把它落掉，她說。

（她已經有了五個，幾乎因最小的佐治難產死去。）

配藥師說道不成問題的，但我以前從未試過這樣，

你是一個十足的傻瓜，我說，

唔，倘若阿卜不離開你，你也不會再有，我說，

你不要孩子又為甚麼結婚呢？

請趕快，時間到了

唔，那星期日阿卜返到家，他們預備了熱的臘腿，

挽留我吃晚飯，嘗一頓美味的。

請趕快，時間到了

阿標懶安。阿勞懶安。阿美懶安。懶安。

拜拜。懶安。懶安。

晚安，小姐們，晚安，美麗的小姐們，晚安

！晚安。（第二部完，全詩下期刊完。）

註：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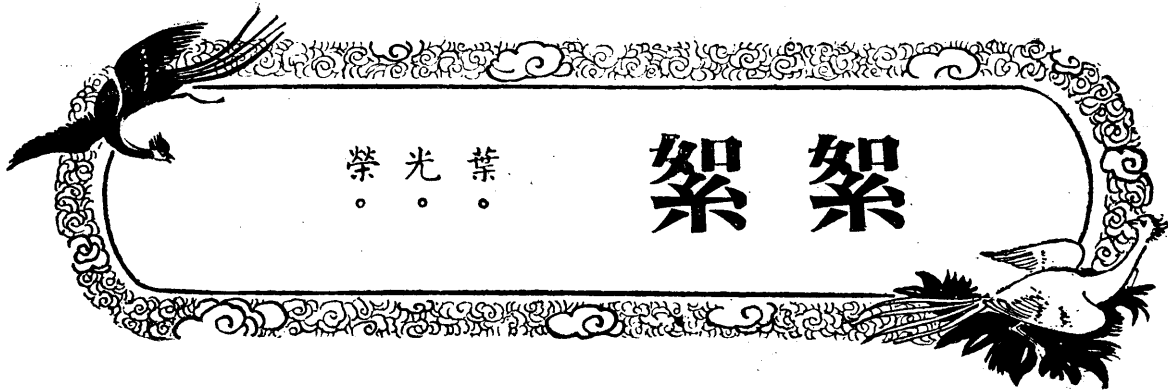
①「索索斯特斯夫人」，「邪惡的紙牌」在 Weston 女士的書中是「Taro of Cards」。該種紙牌原係預言洪水漲退的用途，比較重大，現在「索」夫人的用途却是普通的看相。第一

，「索」夫人的地位大大降低；第二，所預言均係邪惡之事。

②溺斃的腓尼基水手，象徵死可能由水來。「水」同時是相尅相生的象徵，水可溺死人，水亦可以帶來沃土。

③帶着三支杖的男子——指菲沙王，其實亦可指「空洞的人」（艾氏另一詩作）的稻草人。

④被弔的人——指耶穌，亦指一般死而復活的神。（另有註解，轉刊二十頁）



# 絮絮

榮光葉

有人說回憶是甜美的，但，我的回憶却是悲痛的。

我十三歲那年，恰好是小學畢業了，由於本地沒有辦中學，家裏又沒有錢讓我外地升學，只好暫時輟學，投入膠工的隊伍去。

有一天，我去膠園時，在路旁的一個破紙袋裏，我發現一隻被人遺棄的小貓；這可憐的小東西看見了我，露出使人憐愛的眼色，「妙！妙！」的叫個不停。

「是誰將牠拋棄？」我迷惘地想着。「向並不喜愛貓的我，爲了憐憫這無辜的小生命，竟毫不猶豫地將牠帶回家中豢養。

回到家裏，媽接過我手上的小貓，輕輕撫摸着牠，她對小動物的好感一如往昔。

「阿榮，你，誰叫……你把野貓帶回來，還……不快拿去丟了。」爸是「哮喘」病的長期患者，說起話來總是時斷時續，上句接不到下句似的。這時他那充血的臉，兩眼露出兇光的直指着我。這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爸氣怒到沸點的一次表情了。

「爸，那隻小貓很可憐，牠……」

「不許……再說，快拿去丟了。」爸用力拍着桌板，他的臉色立刻變了，紅一陣白一陣的，並且還用惡狠狠的眼睛怒視着我；吁吁不斷的喘着氣，嘴一下張開，一下又閉着，好像有話要衝出口，但又沒有說出來。看了當前的嚴重氣氛，弟弟和我都哭了起來。

「阿榮的爸，少發點脾氣吧，何苦爲了一點點小事，把孩子也嚇壞了。」媽說。

「好，好，妳……妳也裝着善忘，我……以前告……告訴妳的事，妳都忘……了，」爸這時還是怒氣沖沖。

「我沒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喜歡貓，就不許別人喜歡，這種心理未免太自私……你也不想，家裏老鼠這麼多；偷東西，咬衣服……虧你還睡得安心。老實告訴你，我是決定將牠收養的。」媽說話時的神情和語氣都顯得有點氣憤不平。她抱着小貓，走進廚房去了。

爸無力地斜倒在靠椅上，頹喪的表情，說明了內心的苦惱。他用力吸着烟斗，來掩飾他的不安……

我們給小貓取了個名字，是：絮絮。牠在我家住下了後，起初非常的怕人，但相處了一兩天，也就和我們親熱起來。媽起先用米湯和剩飯餵牠，一個月後，牠看去還是那麼可憐的瘦小。我們擔心牠連老鼠也鬥不過哩！於是改用小魚和牛奶款待牠。牠逐漸地肥壯起來，毛色也發出光澤了。

一天，絮絮儘情地在屋子裏玩跳着，倦了又從牆腳的罅處跑到院子裏去追蜂撲蝶，充份表現出牠的頑皮和好動底天性。最糟的是，牠並不忠實於自己的職務。深夜裏，當老鼠出動在屋樑下叫囂，牠只微微的張開眼皮，好像這和牠無關似

的便又睡着了。媽幾次看到這種貓鼠相安的情景，除了搖頭苦笑，又有甚麼辦法呢？不過，貓究竟是貓。一天晚上，我們拿着碗筷正在用餐的當兒，突然從門外傳來幾聲哀切的鼠叫，大家驚異得很，立刻跑出門外。我們第一次看到絮絮以瘋狂的姿態開起殺戒，一隻黑色的老鼠在絮絮的爪牙下魂歸西天了。這一次，牠那被喚起來的本能的力量很強烈，往後幾天的日子裏，牠一點都不理睬我們所給的食物，祇一味去搜捕牠的弱小敵人。

日子過了兩個多月，家裏的鼠患一天的減少下去，我們與絮絮的情感和關係一天天地深厚和密切起來。除了父親，我們沒有把牠當爲畜生，我們已把牠當成我家的成員了。

我真不懂，爸和絮絮有甚麼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動不動就藉故打牠；虐待牠，好像是他的一種樂趣。可是，牠在家裏還是有絕大多數的愛護者，像我那還不滿十歲的弟弟。當爸打牠的時候，他便大聲喊着「不要打不要打」的跑來勸阻，有時甚至於哭叫起來，作更有力的抗議。

這一年中秋節，我們闔家圍坐在院子裏賞月，不知趣的絮絮也異於尋常地跑到父親的腳邊蹲着，表示親善。但可恨的爸却殘酷地用脚尖對着牠的腹部蹴去，可憐的絮絮就地翻滾了幾下，慘叫了一聲逃進黑暗中，從這時起，牠便失了踪。我們四處去覓找，後來發見牠

在附近的農家草房後面躺著，懶洋洋地，動也不想動，半開的眼睛沒有了往日的光彩。「貓不死在家中。」我想起兒時從祖父聽來的話，我以為牠將垂死了。

我們將牠抱回家來；餵牠餅乾吃，牠不吃，給牛奶也不喝，連從鄰居處討來的三條小魚放近牠的嘴邊，也不開口了。媽把牠的身體檢查一番，帶着遲疑不決的口氣說：「怕是小產吧？」

隔天早上，絮絮又失蹤了。這消息無疑地給爸帶來了滿足和歡笑，却給弟弟帶來悲傷和眼淚。我們找了幾天。各處都沒有牠的踪影。

日子在不覺之中過去了一月多，出乎意料之外地，絮絮回來了。並且還回復了牠以前的肥壯和活躍，這可說是奇跡。

絮絮這一次回來，爸視牠為眼中釘，我們却當牠是愛神。由於愛憎的不同，爸對媽以及我們兄妹三人的感情也就趨於惡化了。往往爲了絮絮的芝麻小事，爸媽兩人便會鬧個不休！竟有幾次還大打出手哩！在這失去溫暖的家庭生活中，我開始感到哀傷，悔恨。

時光過了兩年，媽強要我繼續升學，我只得結束了我的膠工生活。

一天傍晚，爸顯得特別的煩躁。晚飯時吃得很少，老是沉思着不說一句話，而且因了這點小事就把我們痛罵一頓。飯後他說要出門去，但是當我把腳車拉出來時，他忽然又說不去了，獨個兒走進房裏睡

覺。媽問他到底有甚麼不舒服，他也不回答。

這天夜裏下了一陣急雨，把我吵醒過來；張着睡眼一看壁鐘，已是子夜一時了。這時四周又黑又靜，除了「噠噠」的鐘擺聲，就一點兒聲息也沒有。我躺在床上，睡意沒有了，只儘在做着各種奇妙的幻想。突然，聽得後門「呀」的一聲，好像是被人打開來，接着又「呀」的一聲關上了門，過後又是寂然了。

爲了滿足好奇的心理，於是我們爬起了床，披件外套，蹣手蹣腳地走出後門。

天上沒有一顆星，微雨還是不斷地落着，在這陰沉的夜裏，雖說身上披着外套，還是一樣使我不寒而慄。我把眼睛向四周一望，突然在前面那一片無遮的原野裏，我看見一個黑影在閃動，他那熟悉的動作和身影，一接觸到我的眼光，我便辨認出那是爸爸。我決定追，追上去看個究竟。

走了一段路，爸在一棵樹下站住了。而我也東避西閃的躲到他背後不遠的野草叢裏。這時，我清楚地看見他的手裏還提着一隻束緊袋口的麻袋，裏面像是裝着沉重的東西。

他向四周觀察好一會，才放下手中的麻袋，然後在附近檢來一根粗長的枯木。這些動作的過程使我摸不清頭腦，我簡直猜不透他究竟要耍甚麼鬼把戲。他慢慢又走來到樹下，走回到

麻袋的旁邊。他站住了，那雙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可怕的兇光。他堅決地舉起了木棍，瘋狂地對着麻袋盡力擊打。所具有的力量，每一棍都代表着兇殘，毒辣和無情。

我的心激跳着，我的手顫抖得厲害，因為我聽到了一種聲音，一種動物的慘叫聲，這熟悉的聲音絞痛着我的心，全身的毛孔也像是蓋上了一層寒冰。……

一聲接着一聲的慘叫，一陣接着一陣的心痛，再也使我忍受和耐不住了。我衝出我藏身的地方，同時，我痛苦地喊着：「爸，求求你，我求求你饒了牠吧！」話說到這裏，我已忍不住地哭了起來。

「不……啊，孩子……要我饒……」  
「爸，你爲甚麼要這樣對待一隻無辜的小貓？難道說絮絮不死，你自己就活不下去了嗎？」我想這句話一定使他難堪、發怒，可是我不得不仗義爲絮絮呼冤。

這時，爸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只是用力搖着頭，苦惱地說：「你還是——始終不了解。孩子，回去吧。回去……讓我告……告訴你……」  
「爸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有些變了，我注意地看他，我被見他的眼睛裏含滿了眼淚。」

我們回到家裏，爸斜倒在靠椅上。他感慨地對我述說出下面的這段故事：  
「孩子，爸是不幸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想得到同情，不過希望你了解爸的爲人，並不是缺少了

一顆良善的心。」他說一個字，就要喘一口氣，同時身子不自主地抖着。他停了一停，才帶着差不多是夢囈一般的聲調說下去：

「我十二歲那年，也同你們現在一樣的快活。而且在那時候我也特別的喜歡貓，幾乎沒有一天不和貓混在一塊玩。不幸的很，我竟患上了「哮喘」病，人們都說這是貓做的孽。爲了根治它，我找遍了城裡的中西醫師，嘗遍了每一位醫師所給我的藥物，但是完全沒有效果。我結了婚，生了孩子，而可恨的病魔却一直纏着我來折磨我。眼看這一生的幸福是完了：我受不了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幾次三番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都沒成功的實現。孩子，你要是了解了我的苦衷，你還能說我沒有理由恨貓，而絮絮是死得太冤枉了嗎？」  
爸忽然閉了嘴，顯出呼吸困難的樣子，他的臉孔漸漸地變青，在那臉上就看不見一線的希望和一丝的生氣。就在這時候，就在這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對貓懷恨的原因。

「爸，歸根究底的說，都是你自己不小心才招致這種不幸的。而且這種報復的手段是太不合理了。」  
我對爸一向是尊敬和畏懼的，但我仗義執言的勇氣，無疑是爲絮絮的慘死所鼓起的。我憤懣地跑回臥房，倒在床上挨到天明還不能入睡。  
絮絮逝世已經四年了，但是，每當我想起牠，悲哀便襲上我的心頭。





# 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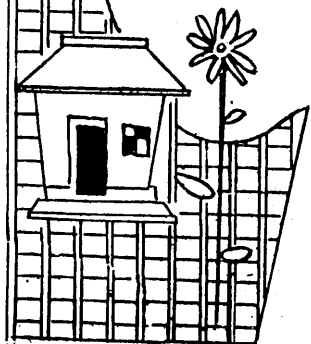
# 熱

# 的

# 午

# 後

· 黃崖 ·



午後的天氣熱得可怕！大風扇以最快的速度，呼呼地轉動着，可是，躺在臥椅上的余希明教授仍覺得熱汗從前額和背部滲出，他長嘆了一聲，爬了起來，向窗前走去。他希望在那兒能得到一些清風的輕撫；縱使那清風只是一點點，他就滿足了。

他望出窗外，光耀的陽光照得他睜不開眼來；這個鄰近班底谷的住宅區是三年前才開闢的，除了一些新建的小洋房外，儘是空曠的荒地。荒地光禿禿的，連一株樹木也沒有，整個地區都閃亮着刺眼的陽光，難得看到一片陰影。

余希明教授眯着眼睛，站在窗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空氣是炙熱的，幾乎燙了他的肺葉，他連忙把那熱氣吁了出來。他站在那兒，等着、等着，可是，一點清風也沒有，整個空間好像凝固似的。他失望了，「這天氣，一定會下一場大雨的！」他喃喃着，正想轉身回到大風扇底下去，突然聽見窗外揚起汽車的引擎聲，他認得出那是他那輛新買的奧斯汀車的開動聲，當然，他也知道他的太太是坐在草裏，因為，那輛車子幾乎是她專用的。她聽着汽車的引擎聲遠去，消失了一陣，還是站在窗前。他的雙眉緊蹙着，內心不問，也從來沒有過任何情感上的反應，可是，

這一次，他却產生了激動和衝動。他奔下樓梯，順手推開梯口右旁的一個房門，房裏黑黑的，什麼也看不清。

「秀琴，秀琴！」他輕聲低喚着，四周靜悄悄地，沒有一點反應。他走到窗前，伸手想打開那緊閉的窗扉，當他的右手觸到了窗扉，却突然縮了回來，他轉了一個身，一古腦倒在附近的一隻沙發上。他雙手掩蓋住臉孔，他想哭，可是，却哭不出來，他又低聲輕喚：「秀琴，秀琴！」好像這個名字可以給他帶來慰安與快樂，但，那慰安與快樂只是在他呼喚那名字的瞬間才有的，過後，他又感覺到痛苦了。

他把雙手從臉上移開，他的眼睛已能習慣於這個黑暗的環境了。他站起身來，面前的牀舖是空的，左邊的梳粧檯只有一隻半空的香水瓶孤另另地擺着，右邊的衣櫥敞開，裏面吊着一些空的衣架，顯得無限的空虛。……秀琴已不在這兒了，這是他早就知道的，昨天早上，他親自到飛機場送她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他冒冒失失地跑到這個房間來，究竟是爲了什麼？這時，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他覺得自己有些糊塗，他想離開這個房間，可是，他却無意移動腳步。這房間對他確具有吸引力；它在他看來，並不是空的，它是充滿了許多可愛的東西。他注視着衣櫥、梳粧檯、臥床、沙發，甚至地上的每一塊方磚，他都覺得

它們的上面印有秀琴的影子，都是那麼的親切可愛。他真捨不得離開這兒，一直等到熱汗把他的背心全濕透了，他才長嘆了一聲，移着沉重的脚步，低着頭走了出去。

「哦，教授！」女傭的聲音，幾乎嚇了他一跳。他抬起頭來，微愠地說：「什麼事？」

「今天，郵差送來了兩封信，一封給太太的，我已交了給她；一封是你的，我以爲你在樓上午睡，所以，沒有送上去。」女傭說，送上一封很厚的信。「太太的一封信和你的一樣重，她看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才看完。」

余希明教授淡淡地「唔」了一聲，伸手接那封信，當他的目光落在信封上，那熟識的筆跡令他像觸電似地，全身打起顫來。他連忙轉身，奔上樓梯。他用發抖的右手好不容易才折開了信。他睜大眼睛，用貪婪的目光看下去。

一、

「姐夫：當你收到這封信時，我已經到達香港了。我本來短期內不想寫信給你，可是，在我離開吉隆坡的前夕，我認爲我應該給你寫這封信。我這次決定離開你和姐姐的原因，我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向你作好了交代，可是，對於姐姐，我却一直沒有機會向她好好的表白。因此，我決定寫一



封長信給她，把我想說的話用文字來表達。給姐姐的信，我留有一份底稿，原想隨身帶走的，在今晚就寢前，我忽然覺得還是把它留給你，比較好些。因為，它是我們過去一年的生活的縮影，長看着它，便會瞭解我對你和姐姐的情誼和希望。噢，我說這不過是一封短信，我還是在這兒攔筆吧！祝快樂、健康！

秀琴

看完了秀琴的短信，余希明教授馬上攤開她寫給自已太太的信：

「姐姐：承你和姐夫的好意，在一年前，邀請我來熟帶和你們同住，讓我這多病的身體得到良好的休養，我衷心感激！

我來到你們家裏後，發覺一件十分驚奇的事，就是你很少和姐夫在一塊兒。你們不睡在一起；姐夫的臥房在樓上，而你的臥房在樓下。你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姐夫從大學教書回來，不是埋頭看書，就是在花園裏種花；你常常去新加坡和檳榔嶼，在吉隆坡的時候，你總是獨自個兒開車出去找朋友，跟他們玩到半夜三更才回來。

姐姐，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就是媽媽所說的「美滿婚姻」！我的內心非常的難過。姐姐，我一直認為你們是理想的一對夫妻：姐夫是英國劍橋的博士，你是法國巴黎藝術學院的高材生；姐夫長得風流瀟灑，你長得美麗動人。你們是相愛而結合的，可是，今天，……唉！

我是喜歡你們兩個人的，我想我該盡一盡力，來消除你們之間的冷淡隔閡。姐姐，你記得在我來到你們這裏後的第九天，會到你的臥房去？那時是午夜，你剛從外面回來，正在梳粧檯前卸裝，你從鏡子裏見到我悄悄走近前來，你吃了一驚。

「怎麼，秀琴，你又失眠啦？」你轉過頭來，驚奇地注視着我。「這幾天，我一直很忙，忘記了問你的健康情形，——在這兒，你的身體是

不是比在香港的時候好一些？」

「姐姐，我喜歡馬來亞，這裏的溫暖陽光，清新空氣、幽靜環境，對我的身體都非常有益。我向他表示謝意，接着，懇切地提起你和姐夫的事。

你聽了我的話還不到三句，便擺一擺手，生氣地說：「秀琴，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好不好？你不知道我的人生觀，自然也無法瞭解我，……你沒有資格來批評我！秀琴，我是請你來這兒休養，不是找你來管閒事，請你記住！」

姐姐，你的態度和你的話語，的確確很傷我的心。我的情感是豐富而脆弱的，經不起任何的刺激。我沒有和你再談下去，我悄悄地離去，回到自己的臥房，我伏在牀上哭了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

姐姐，你知道我是喜愛獨來獨往的，雖然你不常在家，但，我並不感到寂寞。我關在房裏看書、寫信、聽唱片，自得其樂。除了用餐時候，我很難得和姐夫碰面。當我和姐夫在一起的時候，我很少跟他談話；我不善於言辭，而姐夫也似乎喜歡沉默，有時，我們在一起用餐，除了「請」和「謝謝」外，什麼話也沒有談。

一個早上，我起得很早，濃霧籠罩着大地，十尺外都看不到東西。我愛霧，愛霧的迷濛，愛那看不清的世界。我推門出去，在霧中的花園散步。我感覺我是置身於另一個世界中，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我感到很滿足。我在霧中穿來穿去，自由自在，十分得意。忽然，我吃驚地停住了脚步，我被現在前面的霧中有一個人影，待我定睛一看，果然不錯，那是一個人影；我想轉身離去，那人却開口了：「早啊！秀琴！」他是姐夫，我連忙向他道早安。我走上前去，看見姐夫拿了一隻小花籃在剪花，他說：「秀琴，你看，這劍蘭多美麗！」「啊，是的，是的！」我說，發覺他的花籃裝滿了鮮花，又叫着：「啊，你採

摘了這麼多的花兒！」「喏！」姐夫露出愉快的臉色，說：「今天，我要把整個屋子用鮮花裝飾起來！」我問：「今天是什麼節日？」姐夫微笑着，半晌才說：「你今晚會知道的！」

姐姐，我回到屋裏，第一件事便是去找你，你睡得又香又甜，可是，我把你吵醒了，急着問你：「姐姐，今天是什麼節日？姐夫採摘了許多鮮花。」你厭煩地問我：「今天是哪一日？」我回答：「五月十二日。」你迷迷糊糊地說：「哦，是你姐夫的生日。」

在姐夫去大學授課時，我叫了一輛的士，到吉隆坡去，跑了好幾間百貨公司，我給姐夫買了一件生日禮物。回到家裏，姐姐，你出去了。我想你也是到市區去買禮物的吧！等着，等着，一直到了黃昏，你還沒有回家。晚餐的時候，只是我和姐夫兩個人，我把禮物送給他，他十分高興，我不知道這是偽裝高興或是真正高興，因為我當時雖然面露笑容，但，內心却十分難過。姐姐，你既然知道是姐夫的生日，你為甚麼不留在家里，和大家共渡一個愉快的日子呢？

姐夫看出了我的心情，他微笑着說：「秀琴，你不要為你姐姐對待我的態度感到難過。」

「難道你不憎恨姐姐嗎？」我問。  
「憎恨？」他苦笑了一聲，說：「她是我的太太啊！」

「你知道她在外面的荒誕行為嗎？」我又問。  
他點點頭，雙眼潤濕了，他極力抑制住自己，不讓眼淚流出來，過了許久，他才說：「一切我都能原諒她。我希望她有一天會改變現在的生活態度。」

姐夫說的是由衷的話，我非常感動，但我却更感到難過。姐姐，他是那麼的愛你，為甚麼你却不好好的對待他？  
那一個晚上到了該上床睡覺的時候，我還是

坐在自己臥房的窗前，聽着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到了清晨三點多鐘，姐姐，你才翻身歸來。我奔出去爲你開門，在你未開口對我說話之先，我就懇切地對你說：「姐姐，我求求你好好的愛姐夫！」

你瞪了我一眼，狠狠地說：「秀琴，你又來管閒事了！我不是和你有約在先的嗎？」

「可是，姐姐，我實在不能緘口不說話！」我說：「姐姐，姐夫是那樣的愛你，你爲甚麼不能感到滿足？」

「滿足？哼！世間沒有『滿足』這兩個字。」你冷笑了一聲，又說：「對的，希明是個好丈夫，有地位，有名譽，有金錢，又體貼又溫柔，可是，我所需要的不僅是這些。我需要的是一個豐富、美麗的生命，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多方面的追求，——愛，你才二十一歲，年紀還輕，不懂得這些，我困了，想休息，不跟你多囉蘇了。記住，我和我的君子協定！下次，你再管閒事，我便不理你了！」

姐姐，我當時真是痛恨你！我認爲你不是人，你是個魔鬼，我不願再見到你。我一聲不響地回自己的臥房，收拾我那簡單的行李，打算第二天就搭飛機返香港。

第二天早上，我不是去飛機場搭飛機，而是被你們送到中央醫院去。姐姐，我應該向你致萬分的謝意，因爲你居然放棄了部份的享樂，每天到醫院來看我一次。姐夫也很關心我，他也每次到醫院來探訪我，每天，他都給我送上一束他手種的鮮花。你們對我的關懷，令我不好意思遽然離開你們了。

一個星期後，我病愈出院。姐姐，你又恢復了所謂「豐美生命的追求」，我們不知道你是去了哪兒？檳城或新加坡？姐夫從來沒有查問你的行踪。

我的生活並不是像以前一樣的寂寞了。我和姐夫見面的時候，比以前多，我們也常常作愉快

的攀談。我們變成很好的朋友。

姐姐，一直到一個星期之前，我和姐夫還是保持友誼的關係。我說的都是真話，你是會相信我的。

一個星期前，我應該說那是上個星期六。姐姐，那一天，你不知是那兒去了。我早上起來的時候，到花園裏幫姐夫澆花，姐夫告訴我，他當天沒有課，打算去波德申海濱住一天，問我願意不願意和他同行，我想了一想，答應了。中午時候，我們到達波德申的沙魯沙酒店，午睡後，我們一塊兒投進大海的懷抱。姐夫游泳得很好，他在水中和大魚一樣的靈活，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不像平時那麼沉默、嚴肅，他又笑又叫，生龍活虎般的，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只是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我雖愛海，但我却怕海，只敢在淺水處隨便游一游。姐夫不斷的鼓勵我，要我跟他游到深水處游去，我居然真的有了胆量，隨着他往深水處游去。……姐姐，我說了這些瑣碎的事，你聽了可能會厭煩的。可是，我不能不把這些事告訴你。因爲，那一次的游泳，是我生命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大海的感召和姐夫的鼓勵，使我得到了我一生所欠缺的勇氣。

從海上回來，我變得大胆起來，和姐夫大聲說笑，一點也不拘謹，而姐夫也是如此。以往，約束着我們的無形的桎梏，差不多完全打破了。姐姐，在這裏，我應該坦白的告訴你一件事；我是在一年前，從中央醫院回家後，就暗暗地愛上姐夫的，同時，我也看得出，姐夫也是在那個時候，對我有情。不過，我們的理智都清醒，兩個人都一直約束着自己，盡力不讓愛情流露出來。在表面上，我們保持着很好的友誼；可是，我們私下裏都明白對方的心理。

我們在餐廳前大打彈子機，快樂得像小孩子。我們又繞着電唱機，隨着唱片的節拍，跳舞高歌。晚飯後，黑夜來臨了。夜幕中的海濱充滿了浪漫蒂克的氣氛，我和姐夫沿着沙灘散步，姐夫挽着我的右手，我們就像情人似的。我們甚麼都談，談起自己的童年，談起自己的夢想。……突然，姐夫緊拉着我的手，讓我整個人倒進他的懷抱，我像羔羊一樣的，沒有任何反抗的意念。

「秀琴，我相信你瞭解我的內心。」姐夫激動地說。

「是的，我瞭解你。」我低聲回答。姐夫俯下頭來先在我的唇上輕輕地一吻，接着，是用力的狂吻。我不但不迴避，而且，也吻着他。在這個時候，姐夫若對我有任何要求，我都答應的，我願把我的整個肉體整個靈魂都獻給他。……姐夫是個真君子，他沒有對我作進一步的要求。過了許久，他放開我，鄭重地對我說：「秀琴，我希望你能跟我結婚。不過，我不想讓你馬上答應我的請求。你最好能冷靜地考慮這件事，一個星期後，再把決定告訴我。我不願你在事後有甚麼後悔，我不能現在跟你的姐姐離婚，將來又再跟你……。」

姐姐，如果當時姐夫要我答覆他的請求，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我願意嫁給你，我不會有任何顧慮，也不會有甚麼悔恨！」

可是，他却不要我馬上答覆他的問題。回家後，第一天，我一心一意的要嫁給姐夫，第二天，也是如此。（姐姐，假如你那個時候回到吉隆坡來，我一定會找你懇切地談談，把我的決定告訴你。）到了第三天，我的思想忽然起了動搖。姐姐，你自小就待我很好，我也很愛你，雖然，由於你對待姐夫的態度不好，我憎惡你，但，在我的心靈的深處，仍對你有一份情誼。姐姐，在那一天，當我考慮我和姐夫結婚的問題時，我也想起了你。我想：要是姐夫向你提出離

婚時，你一定會感到很難過的，因為，你將失去你所需要的地位、名譽、金錢；那是你追求豐美生活中的一部份東西呀！啊！我再往下想：姐姐，如果你知道奪去你所需要東西的竟是你自己心愛的妹妹時，你將如何？啊，我實在不敢再想了下去。姐姐，你是我唯一的姐姐，我是你唯一的妹妹，我們都是從同一個母胎生出來的。我們從小相親相愛，你不爭我的，我不搶你的，我們是好姐妹。可是，現在，我……我……啊，這是多可怕啊！

姐姐，我原是孤獨的，我不怕孤單，我是一個人來，也可以一個人走。可是，你却不同，你過慣了豐美的生活，你受不了打擊，你吃不來苦。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姐姐，不管怎麼想，我還是愛姐夫的。但是，我的愛不同於一般庸俗的人，我的愛並不是佔有：我愛姐夫，是完全爲他着想，而沒有計較我自身的任何利益。所以，我不在乎是不是能和姐夫結婚，我只是希望他能夠過着愉快、幸福的日子。可是，姐姐，難道我可以留在你們家裏，瞞着你，偷偷摸摸地和他來往嗎？

姐姐，我說我愛你，就是真心的愛你；我說我愛姐夫，也就是真心的愛他。唉！我是處在一個夾縫中，接受兩面的愛，也接受兩面的痛苦。我一連煩惱了兩天，好像是在黑暗中打滾，一直找不到出路，真是痛苦萬分。到後來，我想，姐姐，如果你能好好的愛姐夫，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

晚餐時，我試探着問姐夫：「假如我不答應嫁給你，你還願意和姐姐保持夫婦關係嗎？」

他的答覆是肯定的。  
姐姐，就在那一瞬間，我作了決定：我要遠離你們，並且，願盡力來促使你們恢復初戀時的愛情。

晚餐後，我和姐夫一直談到十二點。我要求他想辦法去重獲你的愛情。他很感動，答應了我的

要求。可是，姐姐，我却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對你訴說我的心意，而這幾天來，我也一直找不到機會和你談話。我想了想，決定把我在這兒的一年來的生活情形記錄下來，我希望你能瞭解我爲了愛你所作的重大犧牲，而我也希望你爲了愛我，作小小的犧牲，不要再追求甚麼「豐美的生活」了，盡你的心去愛姐夫吧！姐姐……」

### 三、

余希明教授的雙眼潤濕了，兩顆晶亮的淚珠從眼角滴下來。他抬起頭來，發覺外面正下着傾盆的大雨。天是甚麼時候下雨的，他不曉得，當他閱讀秀琴的信時，是專神灌注在信上，他回味着信中所談到的種種事情，好像回返過去的日子，重新經歷那一段生活。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茫茫一片；雨，飄打進窗子，窗前的地板全濕了。余希明教授向窗前去，他並沒有伸手去關窗扉，他靜靜地站在那兒，讓雨水打濕他的臉孔，打濕他的身子。他似乎是希望大雨洗脫他內心的煩惱和痛苦。

過了許久，他才走離窗前，回到他剛才坐的地方，他的全身濕透了，大風扇呼呼地吹着，他的變手起了雞皮疙瘩。不管是雨淋也好、風吹也好，他都置諸度外，他只自顧自地變手托着腦袋在沉思。他在想甚麼，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他想了很多，也想得很亂。

突然，一陣急響的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思潮，但他不馬上去接聽電話。他一任那電話鈴聲響了又響，過了好一會兒，才懶洋洋地走過去，拿起電話聽筒。

「這兒是中央警局，你是余教授嗎？」對方說。

「是的，是的。」

「請你馬上到我們這兒一趟，我們有要緊的事想和你商談。」

余希明教授想問對方有甚麼事時，電話已經掛上了。

他只好打了電話，叫了一輛的士。他匆匆的趕到市區的警局去。當值的警官接見了他，用十分鎮定而鄭重的口吻說：「教授，我們接到芙蓉警局的電話，通知我們：在文丁通往芙蓉的山道上，有一輛汽車出事；駕車的是你的夫人，她已不幸死亡！」

余希明教授楞住了，這對他來說，的確是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太太駕車的技巧是很精練的，她對馬來亞的公路十分熟識，而她駕的這一輛奧斯汀車又是今年才換的新車，實在不可能發生意外。

「內人的車子是被人撞毀的嗎？」余教授問道。

警官回答：「不是的，據芙蓉方面說，那車子是衝出公路，撞到了路旁的巖石，——教授，我們準備好車子，送你去芙蓉，現在，可以動身嗎？」

余希明教授點點頭。

坐在車子裏，余希明教授還是懷疑他的太太發生車禍的事，他認爲這可能只是一場誤會。等到車子駕近了芙蓉，他看到那毀棄在山上公路旁的奧斯汀大轎車，內心才開始感覺不安。他囑咐司機停車。他下車，冒雨持傘，向那撞毀的奧斯汀走去。那車子的車頭全毀了，車頭玻璃破碎不堪，兩個車門敞開着，司機座上，一片肉跡。他的心碰碰地跳了起來，他實在沒有想到他的太太會這麼慘死的。無意中，他發覺前座的地氈上有一張濕了的紙片，他俯下身子，把它揀起來，那是一張電報局的收據，收報人竟是秀琴，發報的時間是下午二點零八分。余希明教授的雙眼吃驚地睜大着，他的心靈不停地震動，他夢囈似地喃喃道：「她，她是自殺的，自殺的！」

許久許久，他才茫然地抬起頭來，雨還是大點大點地下着。雨，打在雨傘上，打在損毀的汽車上，打在公路上，打在草地上，茫茫的雨包圍了他，也包圍了整個世界。



# 客來前後

· 王敬義 ·

四碟小菜——涼拌粉皮、滷豆腐干、皮蛋、酸甜蘿蔔絲——擺在桌上好久了。蒼蠅才趕走又飛回來，「嗡嗡」的吵着好像也是陪客之一。可是主客還沒有露面。主客是我們這個部門的小主管，他到日本去考察了兩個月，才回來三天，這次請酒便是大家同事替他洗塵。他既貴人事情，大家只有繼續嗑瓜子、抽香煙、嚼花生米、喝茶。

「喂，你識得大師嗎？」忽然，座位在我左手邊的小柯問我。他戴的眼鏡度數够架了，他看一個人時總給對方一個印象：我在窺探你內心的秘密。

我右手邊的李大有，這時湊過身來，「不就是前天才舉行過獨唱會的那位嗎？」他用牙籤挑着牙縫說。他的門牙之中有兩顆是金的，只要光綫够強，它們立刻便還我本來面目的閃爍起來。

「你真的認識她？」小柯不能相信的問。

「我還送了一打紅玫瑰去捧場，」說話的人給了他口中的金牙一個機會：「大師啊，說起來同我是

小同鄉呢。」

「是啊，紅玫瑰，我送的也是，小紅玫瑰的花籃，」小柯說，深度近視眼鏡片後邊的小眼睛一下子便信服了，可是仍流露出懷疑的神氣似的。「小紅玫瑰花籃，嘻嘻，有甚麼辦法，是她指定的啊。」

「巧！」李大有嘆道，抓了一把花生來。

「你知道她爲甚麼指定紅玫瑰？」小柯笑着問。

「不知道啊，女人總是女人，」李大有說，花生米正紛紛粉身碎骨在他的牙齒上。

「她學瑪麗·安德生；你知道在林肯紀念日唱『聖母頌』的安德生？安德生喜歡玫瑰，她就學她：……」

圓桌上有人大聲說：「這頓飯，都過了一點鐘啦！怎麼主客還不來？」

小柯眨眨眼，「反正吃飯還早，咱們還是談談大師吧！」他對李大有說。他們兩人的頭，遂又在我胸前湊近了。

「你看大師這個人怎麼樣？」

「難說啊，不過總不能算是壞人，」李大有說。

「你這話我同意，」小柯認真的；「她做人厲害，吃虧也吃在這上面。看穿的話，她還不是挺可憐的。一年到頭只想出名。『人啊！』她說，『不出名活着有甚麼意思？』所以她一定要出名。她一來我家，就對內人說這一套話——

她同我的內人是表姊妹。我替她想過，所謂音樂、藝術這些玩意，全靠閒人捧場，沒有人捧，想出名那才叫『發夢』呢。我想勸她，又覺不便勸她。我實在想不出會有誰來捧她！三個孩子的媽媽不說，單看她那身肥肉！要不然真像瑪麗·安德生，是唱得好……」

「你聽大師唱過？」李大有興趣很高的問。

「沒有啊！」小柯一楞，忙又說，「你聽她唱過？」

「前天獨唱會我第一次聽她唱。嗓子可真尖，一個音挑得高高的，尖針一樣刺得人心驚肉跳。一支歌唱完，就是最前邊兩排男學生鼓掌。……你，獨唱會你沒有去？」

「我倒不知道麼！」小柯說：「你也許還不知道她犧牲了多少！丈夫、孩子，一個家，全爲她這點野心犧牲了。丈夫下班回家，找不到她，『着脚發脾氣』；三個孩子整天拖着黃鼻涕，小叫花子一樣。大師，她啊，爲了開獨唱會從早跑到晚，甚麼關係都拉上。……唉！」

小柯一口氣沒有嘆完，一屋子人不約而同地亂哄哄的都站了起來：主客來了，很多人擠過去握手、寒暄。李大有才扭身想擠過去，給小柯的小眼睛一睜就僵住在那裏了。亂哄哄的人又都坐下身，穿着白衣服侍者開始繞着圓桌斟酒，開酒瓶的聲音「澎澎」響，酒香在悶塞的房間中溢散着。大拼盤端上來，紅漆筷子開始進攻，啞酒盃的聲響此起彼落，待熱炒上了桌，甚麼都暫時被忘却了。「大師，唔，大師，」小柯口中含着滾燙的，滿身油泡的海參說。「唔，唔……」於是，不甘落後的，李大有伸出了長柄匙。

「沒有去，勻不出時間，反正我差人送了一個花籃去，人情上過得去算了。」

「哈！那天你真該去！全場座位有一半是空的，那是才開始的時候。陸陸續續總有人朝場外走，到中間休息時，已經是小貓三四隻了。賣出去的票大概都是學生幫的忙，大師在聖存中學，學生給她不少方便。……不過，那樣的獨唱會，不開也罷！」

「我倒不知道麼！」小柯說：「你也許還不知道她犧牲了多少！丈夫、孩子，一個家，全爲她這點野心犧牲了。丈夫下班回家，找不到她，『着脚發脾氣』；三個孩子整天拖着黃鼻涕，小叫花子一樣。大師，她啊，爲了開獨唱會從早跑到晚，甚麼關係都拉上。……唉！」

小柯一口氣沒有嘆完，一屋子人不約而同地亂哄哄的都站了起來：主客來了，很多人擠過去握手、寒暄。李大有才扭身想擠過去，給小柯的小眼睛一睜就僵住在那裏了。亂哄哄的人又都坐下身，穿着白衣服侍者開始繞着圓桌斟酒，開酒瓶的聲音「澎澎」響，酒香在悶塞的房間中溢散着。大拼盤端上來，紅漆筷子開始進攻，啞酒盃的聲響此起彼落，待熱炒上了桌，甚麼都暫時被忘却了。「大師，唔，大師，」小柯口中含着滾燙的，滿身油泡的海參說。「唔，唔……」於是，不甘落後的，李大有伸出了長柄匙。

# 湖 名 無

· 林 霖 ·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因為它並沒有名字，也無法替它取一個適當的名字；它是在此叻州土地上，每次放假或者將要開學的時候，我都要經過這裏，火車橫過這一片廣闊的水面，我一定探出頭來，貪婪地眺望週遭的景色。雖然火車疾馳而過，稍縱即逝，但我並不因而放過機會，火車兩邊儘是碧綠的春水，澄清和平靜得似一片軟玻璃……一望無邊，不知它的盡頭，在水的中央，聳立着幾座小山，春天特有的黛綠，彷彿要與綠色的水比較。

白天，無名湖像一個酣睡着少女，呈現着她那美妙的睡態。沒有狂風暴的吹刮，它是屬於沉靜的，沉靜得沒有一絲微波的泛濺，只現出它那明鏡似的臉，平靜而光澤的，晶亮的映照出藍天中飄遊的雲朵，湖濱的蘆葦、樹木、遠處的山巒，都一一的在它那平靜的面龐出現，而有了它的襯陪，一切的自然就更顯得動人，平添無比的秀麗與可愛。

有人說馬來亞最美麗的湖是太平湖。太平湖有綠草如茵，樹木花草的烘托，顯出她的嬌艷，然而無名湖，自古以來，就保持着那樸素的風韻，它不獻媚，也不作態，只是那麼嫺靜地表露在你的面前；如果說太平湖是一個經過塗脂抹粉的嫵媚嬌艷的姑娘，而無名湖却是從不打扮的樸素無華的姑娘，那麼我將深深的愛戀着這個樸素的姑娘。

多雨的季节，無名湖的又有一番景緻，雨點銀箭般的斜射，那平靜的水面，便顫抖起來，激起了無數的漣漪，泛着雪白的微波，在風雨中，那幾座小山也顯得隱約不明，多添了幾分詩意。湖的邊緣，繫着三五艘寂寞的小舟，在風雨中飄搖，我遐想自己置身於「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意境中！

我要讚美妳呀！妳這樸素溫柔的姑娘。

我感到慚愧，我不是詩人，我不會寫下美麗的詩篇來讚美妳；我感到抱歉，我不是畫家，我不能給妳畫一幅畫，帶給遠方的朋友，讓他們也和我一起讚美妳；我歎息，我不是音樂家，我不能為妳奏出優美的樂章，隨着妳柔美的漣漪，歌頌妳。但是，我只有—枝秃筆，那麼，可愛的姑娘，請原諒我只能以—枝笨拙的筆，歌頌妳，讚美妳這旖旎的無名湖。

接着上來的菜是軟炸肝，清炒蝦仁，……說話的聲音低到聽不清，那一片咀嚼之聲却是很有韻調的，配合了蒼蠅的「嗡嗡」，臉上開始現出光彩，再開始說話時，話聲也輕快可喜。

圓桌上首在拼酒。劃拳的喧嘩使人有置身拍賣行的感覺。牆角啤酒瓶的隊伍壯大起來。

我們這一邊比較安靜，這得感激喝酒的人喝得斯文。但是，穿西

裝的也早已脫下上身，解開領扣、領結；血管凸脹出來的前額，看上去是智慧的而且充滿了活力。

甜菜之後，紅漆筷子同長柄匙才逐漸獲得休息。我身旁的小柯與李大有，紅紅的臉，氣吁吁的，像是疲倦不堪，也需要休息。四喜肉與清蒸魚備受冷落的酣睡在桌中央。中午已經老了。

「大師，」我喃喃的，不甘寂寞的說；「大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

人？」

「他的同鄉，」小柯指着李大

有說；「你問他，他最清楚。」

「我同她也不過是大同鄉，又不是小同鄉，」李大有不耐煩的申辯道，彷彿談論這件事是頂無聊的，此外，似還有責備的意味：你小柯何以就清楚我李大有的底細呢？

「還談她做甚麼，可憐虫！」小柯白我一眼，把他所受到的不滿轉到我身上。爲了表示自己的豪壯

，他一仰頸子喝光了盃中的廣酒，嘴脣在酒盃上清脆的砸响了。然後，像一個將軍激勵他的士兵，他對我一揮紅漆筷子，「來！吃魚！這魚還好，趁熱吃！」說着，一手向上托眼鏡，原來眼鏡已不知何時溜到鼻樑中間來了。

李大有露出金牙默默的注視着完整的魚同肉，似乎在考慮是否自己還有足夠的力量來鉗制小柯的攻

# 三代

· 甫文蔡 ·

「嘩啦」的響聲爆起，坐在屋角的金老爹猛吃一驚。抬頭才看到是媳婦抱一把竹筴擺在方桌上。迎著發紅的燈光，見她的臉上顯出了青筋，眼睛瞪得很大，嘴唇翹得高高的，可以掛油瓶。她又生氣了。金老爹把頭埋在胸前暗自的想：這頓飯又吃不太平了。

接著他便聽到一疊碗重重擱在桌面的聲音。他真希望每個磁碗都被擊破。大家不要吃飯，他便不會坐在桌旁活受罪。他一點兒都不明白，她爲什麼要發脾氣？她打了一天的牌，他幫著孫女兒燒了午飯。晚飯早她丈夫燒的。她回來了就吃飯還不稱心如意？他沒有看她，但他知道，她已踢開桌旁的竹櫬匆匆的走出去。

她走出門，聲音就跟著高起來。金老爹聽不明白她叫些什麼，但他想得到她是和她的丈夫在吵鬧。可能是她輸了錢回家出悶氣，說不定是他的兒子責備她，她氣惱得和丈夫反臉了。

「說啊！在你家裏那一天過過好日子……？」

「我的事要你管，我高興怎樣就怎樣……」他真想聽聽他的兒子說什麼，便屏息集中注意力傾聽，但什麼都沒有聽到。他是在廚房裏燒菜，聲音悶在屋子裏鑽不出來；但誰知道呢？可能他是什麼話都不說，默默忍受她的責罵呢！

他覺得他的兒子性情很好，能有耐性成天聽她的叨叨，如果是他自己年青時代，就不會有那種好性情了。

金老爹伸一個懶腰，從柳條椅上站起。向前走了二步，立刻又退轉輪回到椅上去。現在他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們夫妻兩個吵嘴，他如插進去，可能他會被痛罵一頓。當然，她不會指明罵他，她祇是夾七夾八地數說著家常，就會連帶地說到他的頭上；他已有不少次的經驗了。當她的話句牽連到他時，他便想告訴她，糾正她，要她像一個女人，像一個媳婦對長輩的態度待他。但這句話始終沒有出口，悶在肚裏十年了，所

以就日復一日地聽他的數說，咒罵，鬧嚷……現在他不能怪他的兒子有那樣大的耐性，他自己也忍耐那麼多年了。

他抓起灰白色鋁質烟盤上的半截香烟，點燃了吸著。濛濛的烟霧圍繞著他。金老爹很痛惜他兒子的一生就這樣白白的糟塌掉。最初，他就竭力反對這項婚姻。她的家庭富有，終日吃喝玩樂慣了，怎會過這家中的窮日子？但年青人是不會相信未來的事實的，他們只相信夢、理想……結婚以後，他看出他的兒子由愛她，依順她，而變得畏她懼她了。丈夫下班回來，沒有吃飯，得自己下廚房，但還不能說她。她到他家來並不是專門爲了燒飯，而且男人也應該進廚房啊！

這些話他已聽得多了。爲了能在這家庭安靜地生活。他父子儘量地忍耐、忍耐——他和他兒子從來沒有談過關於她的事，但他覺得他們已有一種默契，儘量避免談到她。談到她有什麼？她不會接受別人勸說。好像除了忍受之外，再無其他方法了。

「爺爺！」孫女兒背著紅書包跑進來。「媽媽回來沒有？」她把書包擺在門後的一張木椅上，歪著頭問。

「回來了。」他說：「你來，我告訴你……」

她沒有等他說完，就蹦蹦跳跳的進去了。她現在是孩子，只有九歲。他想，她是不懂什麼的。媽媽和爸爸吵架了，她要去找他們，會有什麼好處呢？她應該把學校裏的老師，同學的事告訴他，他會安慰她的。每天和他談話最多的是這孫女兒，她雖然知道得很少，但他覺得如果沒有她在身旁，他就太寂寞了。

他猛抽了一口烟，把烟蒂拋在不平的泥地上，伸出左脚踩滅了它。在他低頭的當兒，看到小花貓豎著尾巴用腹部在他腿旁磨擦。他伸手抓了牠，抱在懷裏，霎時有一種綿軟的、舒適的感覺。只有貓依賴他，喜愛他……愈是懂得少的人或



動物，就愈會親近他。他脫離現實太遠了。他想

一陣嚷鬧聲猛地鑽進金老爹的耳鼓。他定一定神才聽出是孩子的哭喊聲夾著她母親的叫罵聲。一個衝動激起了他，站起身直向小院子跑去。見媳婦揪著孫女兒的頭髮猛擱她的耳光。嘴裏正不斷地喃喃咒罵：「妳這小鬼……不聽話……看我不要死妳……」

「什麼事？要這樣打孩子？」他氣急的說。媳婦可能正在氣頭上，沒有聽到他的話；也說不定是故意不理他。仍在嘮叨地數說着：「我為妳受罪，吃辛苦……妳却爬到我頭上來……」她的手掌仍在女兒的頭上、肩上擊著……

「住手！」金老爹大聲喝。「妳太不懂規矩了！有道理可以說，為什麼要拿孩子出氣……？」

媳婦聽到他的話，楞了一下。手一鬆，孩子便滑出她的掌握，溜在祖父的膝旁。小孩也感覺到爺爺替她解圍，所以右手拉著祖父的上衣，右臂擦著眼淚嘆息，像要祖父為她伸冤似地。

一會兒，他便看到媳婦手一揮，吼叫起來，像明白是怎麼一會事。她吼道：「你們老的，小的，全家三代都欺侮我，我不要活了，和你們拚了……」

金老爹的心尖抖索了一下。難道她真要和他拚命？那像什麼呢？他老了，沒有力氣，定會吃眼前虧。他自己吃虧還是小事，但這個逆倫哪！就是他打得過她，公公和媳婦扭在一起，自己的體面不是全喪失了？

還好！他感到眼前突然一亮。原來她舉起雙臂，沒有走向他，却掉轉身竄向廚房，一面嘴裏嚷著：「你躲著不响就算了，你出來啊……我要……」

她沙啞的嗓音，使老人急旋身走向起居室。他已非常後悔了。但他為甚麼要管他的事呢？現在他已替自己的兒子惹了麻煩。如果他能忍耐住

不响，家中可能不會這樣天翻地覆。此刻他才知道兒子為甚麼會有那樣大的耐性。他年紀大了的，也應該像兒子一樣忍耐的。

他經過方桌旁，眼光掠向那堆著幾隻空碗和亂竹筷的桌面。他覺得對晚飯已毫無胃口，歪身倒在柳條椅上。跟著那隻小花貓又縱在他的膝上，他撫著貓背，一陣蒼涼的感覺襲上心頭……

這時廚房裏的鬧嚷聲更大了。媳婦的嗓門很寬，聲調又高又響亮，他平時已聽得很厭膩，在吵鬧當中就覺得特別難於忍受。他試着不聽那些謾罵的語句，不想他們爭吵的事；但一些尖銳的字眼，像：死啊，窮啊，離婚哪，受苦受難……仍鑽進耳中。他認為自己該早點離開這兒，免受這些閒氣。這是他兒子的事，耳不聽，就心不煩——他真能這樣放得開嗎？兒子是他自己生的。再說，他又能到那兒去呢？天這麼冷，晚飯還沒有吃；這幾根老骨頭，看樣子要倒斃在路上……

金老爹毅然地站立起來，小花貓被摔在地上。他移動了二步，便聽到尖厲的喊叫聲：「打吧！你打啊！我不要命——」

「媽媽！不要嘛——爸爸，不要——媽……」

扭打聲、咒罵聲和孩子的啼哭聲混成一片。金老爹兩臂向前一伸，然後，向兩旁分開。「這還成一個家？」他對自己說：「快變成瘋人院啦！」

他在這小客廳裏，彎腰低頭團團轉。現在他不想離開這兒，要看看他們究竟會鬧成甚麼樣子？他的兒子是善良的，有耐性的人，不可能有魯莽的行為；可是現在鬧起來，打起來了，算是誰的錯呢？人心是難以捉摸的，有無限的因素，會使他衝動……

「嘩……啦……」那是很多磁器砸碎的聲音。好吧；鬧得愈兇愈好的。吵嘴、打架、砸東西……十年來積蓄的

怨恨，看樣子都要在今天爆發了。他恨自己太軟弱，沒有力量去鎮壓或是解決他們的吵鬧。當然，他是站在兒子這一邊的，要在言語和態度上贊成兒子的舉動斥責媳婦一頓，使他們安靜下來；可是，媳婦會接受他的理論嗎？她是年青人，需要的是安逸、享樂和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而他的兒子供獻給她的，太不能使她滿足了。她為甚麼要循規蹈矩？鬧得大家雞犬不寧，然後……

他太老了，年青人的心理，他想不到。實在的，他不知道他們為甚麼要吵鬧。他真希望兒子能早點和他談談關於他們夫妻間的愛情、生活、本性……或是更重要的事，今天可能就會了解他們之間的困惑。但他也很慶幸兒子沒有和他談過這些問題，因他覺得離開他們的世界太遠，已無法幫助兒子解決問題。還是一切都不知道，贊成一個老傻瓜的好。

媳婦已跳出廚房，左手插腰，右臂揮舞，帶著噱笑的語調嚷着：「前世作了孽，才碰到你這個『窩囊廢』……」

金老爹連忙縮回坐到柳條椅上。不願媳婦知道他在窺視他們的吵鬧；更不願意看到媳婦生氣時那樣嘴臉。好了，他們分開了，要風平浪靜了……

「成天時候你們老小三代，你們盡把氣我受，哼！瞧吧！不管老的，小的，我全都瞧不上……」

好啦，停止吧！金老爹又抱起他腳踝旁的小花貓。再罵下去，便會更難聽。兒子不要再搭腔兒，或許就要停止吵嚷——

「瞧不上，你就滾！」兒子從廚房內伸出頭，直着嗓子喊了一句，又縮回去。

「好。滾！我滾。讓你們老老少少眼前清靜。」

媳婦說着跳着回房去了。金老爹緊抱著小花貓，手心出汗。謝謝老爺，此刻總算告一段落了。媳婦負氣回房，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兩



# 散文詩兩章

· 痲弦 ·

## 船

一隻曼陀鈴怎能够傲遊七洋？  
水手呵，當海途迷，海鷗繞船飛；  
浪花謝落在誰的夢裏？

在你壯潤的胸膛上刺有每個港口的名字。  
一小朵玫瑰來自聖地牙哥；  
輕輕的叮嚀屬於馬尼拉的風情！  
在黃金海岸他們讚美黑色；  
在卡薩布蘭卡，整個黃昏那人為你守候——影街燈！

在火奴魯魯，我們持椰殼而飲！  
頸間滿戴花環，眼前是春祭的狂亂……  
而馬賽之夜我愛聽你說：靠近些，小鴿子！  
讓我看你們之中誰的眼睛最藍？

而當早晨來時我們必須握緊這辛鹹的一日，這檣桅的一日，這列島和珊瑚礁的一日，這清朗而焦躁的一日。  
當太陽以金鏡鉞自水平線之彼方敲響；  
不要憂戚於我推開妳的姿態；  
小鴿子，船才是我真正的新娘。

## 公園

你是都市的肺，人們藉你來呼吸。你是小小的港灣，人們航向你，緩緩落帆。你是一個驛站，失意者在此砥他的傷口。你是一架棲木，流浪客在此別他的翎羽。

呵，你這新的女兒，春的「租界」，萬街環繞的皇后！讓我們以詩歌為你加冕，當繁囂之一日完成；當匆遽的奔忙之後。

沒有你我們怎能忍受這鋼鐵和汽笛的嗚叨？  
沒有你，我們怎能擺脫那一長串、一長串數字的糾纏？  
沒有你，我們將看不見造物主；他的水堊、他的櫻草、他的鴿子和噴泉的顏面？

在你那裏，再度為我們的靈魂所認領。在你那裏，我們尋回到那久久失落的名字。在你那裏，我們傾聽，傾聽我們自己。

呵，你……你是一聲嗚息，一些悵惘，一絲纏繞，一點欣喜，一闕無言歌，一個醒着的夢。

天、三天。他想兒子要說許多好話，陪許多小心，才離開房門，安靜地生活了二十四小時；再開始打牌、看電影、談天說地……又和丈夫吵鬧。這好像已成爲一定的循環法則……

一陣又密又急的高跟鞋聲，由遠而近地從院中响起。金老頭掉轉頭，便見媳婦擰着綠色手皮箱。昂着頭，跨進客廳，直向門外衝去。

「媽媽，媽——」孫女兒在院中叫嚷道。「我要去，要去。」

媳婦的高跟鞋聲慢點，輕點，但立刻變得又重又急，匆匆地越過門檻。

小女孩跳進客廳，抓起椅上的紅書包，三步併着兩步的向門外衝去，他的父親趕到了，從她身後抓住她的雙肩，用溫柔的語調哄道：「寶寶

乖，不要去，媽媽有事——」

「不嘛！不嘛！不要嘛。我要媽媽，我要去啊。」

小孩扭動着肢體撒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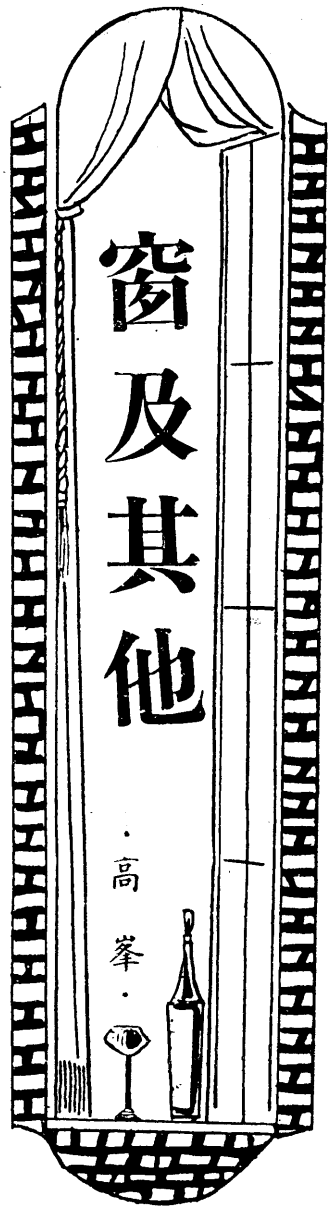
「媽媽生氣了。你不去，媽媽就更不高興，又要打你了。要吃晚飯嗎？我們先吃。吃飽了，去找媽媽——」兒子說到這兒忽然轉過頭來，看看父親，正碰着父親注視他們的目光，連忙赧然低下頭。

金老爹突然對兒子非常同情了。這同情裏含有憐憫和憎厭的味道。他了解兒子內心的痛苦，但他有甚麼辦法幫助他呢？現在他還不知道，吃過晚飯，兒子真的去找媳婦，還是騙小孩子的？兒子和單獨地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長大了，就一天不能離開妻子嗎？

兒子抱起孫女兒用甜膩的話，呢喃地哄她、安慰她。金老爹聽不到他們說些甚麼？但小女孩已不急着要跟媽媽去了。

小花貓貼伏在金老爹的胸懷，閉起雙目，享受着牠的愛撫。突然之間，他矇矓地覺得手中撫摸的不一隻貓，而是他的兒子。三歲、五歲、七歲？那都無關緊要。兒子三歲就沒有母親，是從他手中一寸寸地摸大的，他把全部精神和心血都花在兒子身上，成日幻想着他長大，娶妻生子……他的理想實現了，便落得今天的下場？

他慢慢地抬起頭，遂視着客廳。桌上的碗筷，在霧茫茫的燈光下閃爍。屋中的一切，都是那樣安詳，寧靜。兒子抱着孫女兒由屋中踱向院子，愈走愈遠，他感到自己更孤獨了。



## 窗

小的時候，我就熱愛着窗。  
我是在中國農村裡長大的孩子，記得我家的窗是一個個簡陋的泥洞，又低又小，而且沒有窗門，日夜夜都是敞開着的。  
正因為這樣，太陽、月亮和星星，可以無遮攔地照進窗內，帶給我的光明，也有溫暖。  
有時，那嘩然叫囂的暴雨，那來去無踪的疾風，那劈開濃黑雲層的閃電，也可以毫無忌憚地闖進窗內，讓我領悟到宇宙的神秘莫測，和大自然的變化無窮。  
在窗外，有高高的山峯，有滾滾的江流，還有藍天、白雲和綠樹，它們常會喚起我的幻想，使我憧憬着外面世界的美麗。  
於是，我從小就熱愛着敞開的窗。  
後來，我離開了那些低小的泥

# 窗及其他

· 高峯 ·

窗，像水上的浮萍一樣，老是在異地飄流不定。二十年來，我憑臨過許許多多的窗，雖然窗外也有太陽、月亮和星星，也有暴雨、疾風和閃電，也有山峯、江流、藍天、白雲和綠樹，但我感到悶塞。因為，都市的窗有着鐵窗櫺，我的心被禁錮住了；而鄉下的窗却又佈滿了蜘蛛網，把我的視線迷住了。  
不知有多少次，我用憤怒的情和力量去改造我的窗。在湘西的時候，我會鋸掉一面窗的木柵，讓窗前盛開的石榴花更鮮明地映紅我的寫字台；在黔中的時候，我把窗紙撕得粉碎，讓庭園的花草，陪伴我那一段苦難的歲月；在昆明湖畔的時候，我把窗上的鐵絲網除去，為的是要更親切地看堤岸來往的行人；而在長沙的時候，我却被困在一面鐵柵的窗下，它奪去了我心靈中僅有的微光，但我沒有力量把它搖撼，結果我毅然地永遠把它拋開

，走向遙遠的海外，去尋覓我的一面理想的窗。  
可是，多數的窗却又這樣暗昧而愚蠢，在鐵柵的內外，還加上避陽光的百葉簾，和避風雨的沙玻璃，而且緊閉得像一座座墓前的碑石。在那一面面緊閉的窗內，有着不可解的謎；但在智慧者的眼中，却又難看穿那謎中的罪惡——有淫樂、嘆息和眼淚。  
我決心遠離這些自我毀滅的緊閉的窗，而我要走近的是那明亮的、莊嚴地敞開着的窗。這敞開着的窗，在白天，它將接受陽光，顯得更莊嚴；在黑夜，它將吐放着燈光，顯出它的寧靜和美麗；當午夜燈火熄滅了，星月將交輝在敞開的窗口，它沉默地吸取着天地的精英，智慧將使它獲得生命的安詳。  
我願意在這莊嚴地敞開着的窗下，栽一棵長春樹，慢慢地灌溉它成長，使它的枝葉逐漸繁茂，在風

## 星星

在月白風清的晚上，推開了窗，抬頭注視着天幕，就可見到一顆顆閃爍的星星。  
自古以來，有關星星的故事很多，正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得難以計算。而你聽過這類故事也一定不少，比如那每年七夕一度會面的牛郎、織女雙星吧，或者是那注定了人們生死的南北斗，又或是有關那西方傳說中的獵人與大熊。  
當然，這些美麗動人的故事，只是傳說，只是神話，只是人們憑想像虛構而原來是沒有的事。傳說的往往被傳說的人誇張及加以潤飾，神話自然更被神化，而想像虛構的自然完備動人，於是，這一切就成了美麗的謊言，一直流傳千古，在文學上也佔了重要的一頁。  
富於想像的詩人們，在清晨看到草地上的露珠，便會寫出這樣的句子：「這是星星昨夜的眼淚啊，多麼晶瑩！」  
而一些痴戀中的男女，往往呆視着星星發笑，因為他以為那閃爍的一顆，是愛人正在對他凝眸。  
中婆娑輕舞。這長春樹將永不凋零，讓它在陽光、月光、星光和燈光之下，閃耀着一片綠光；讓它告訴敞開的窗，在心靈的默契中，春的生命長存。  
那怕雷電狂風和暴雨，窗莊嚴地永遠敞開。我祝福這莊嚴地敞開的窗，願它像長春樹永遠的不褪色，永遠的飽含着生長的綠意。

有些迷信風水的人們，當一座新建的住宅落成前，往往要看看星宿的方位，比如那有名的「滕王閣序」裏，就有什麼「星分翼軫」的話。

不要說人類有太多的不和，就是星星呵，也有永不見面的、懷着仇怨的「參」與「商」。

有人說，伯利恆的星光最聖潔，其實，依我看來，任何一顆都沒有兩樣。

據說三國時代的孔明善觀天象，他看到了天上一顆星的隕落，就知道周公瑾的生命隨即消逝。我幼年就憧憬着自己也學曉這種異能，常在晚上仰觀天宇，結果一點都看不到未來要呈現的事，而只記得那又大又明亮的北斗星。

但我知道，每一種星象，都可作為一個象徵：

那些寥落的晨星，在飽經憂患的人看來，象徵着人事滄桑、親友凋謝。

那些拖着—道璀璨奪目光芒的彗星，象徵着天才的殞落。

那些變成隕石下降的星星，象徵着陰鷙兇狠，因為它突如其來地襲擊良善的人類。

那些黯淡的星星，象徵着憂鬱面容的失戀女郎。

那些閃着綠光的星星，象徵着智者。

我們知道：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要遵循一定的軌道，誰離開了誰就滅亡。這，也是我們人類生存的法則呵！

## 草場

黃昏，我在窗前小立，外面草場上是一片寧靜。

一隻蓬鬆着羽毛的母雞，帶着那羣像用淺黃色的絨線做成的雞雛，在晚風夕照裏嬉戲、覓食……突然，晴空裏掠過一個巨大的陰影——一頭凶猛的兀鷹，平展着牠那象徵恐怖和死亡的暗褐色的雙翼，在低空盤旋着。

這時，母雞發出「咯咯」的召喚，張開牠的兩翅，準備庇護頑皮的幼兒。那些雞雛，憑着求生的本

## 黃昏

徐柏雄

黃昏 沉落了

遠遠的教堂晚鐘

這寰宇，好蒼茫啊

誰？誰？遠遠地

亮起那盞燈

廊上夜風踏過，悄 而輕

我想起 那天在曠野

輕撫的小草

廊上夜風踏過

唉！昨宵倚得暖暖的樹葉子

將被吹冷，吹得很冷了

## 一瞬

周喚

自他悲慘的真實故事裏，  
我驀地惦及一個顫抖的生命，  
於是，我的血液漸趨沸騰，  
翻過心靈的防波堤。

## 戰鬥

終於，兀鷹快速地俯衝了。母雞顫抖着，但却是毫不遲疑的奮起應戰，那是生命中一種勝過意志的力量——母愛，在驅使着牠反抗。

然而，在第一個回合中，母雞就獻出了自己。牠以自己的生命，填塞了劫掠者的貪慾；牠以自己的死亡，換取來下一代的安全。

虐殺與劫掠者揚長而去，殘暉中洒下了幾滴殷紅的鮮血，一群無依的孤雛圍繞着血跡在哀鳴……

我猶復記起那垂死的一瞬，  
翻白的眼睛迸散出的憤怒，  
以及一抹深沉的抑鬱。

很久很久，我靜止了哀傷的喘息——  
我彷彿聽到一個星辰以外的聲音，  
在我起伏的心胸裡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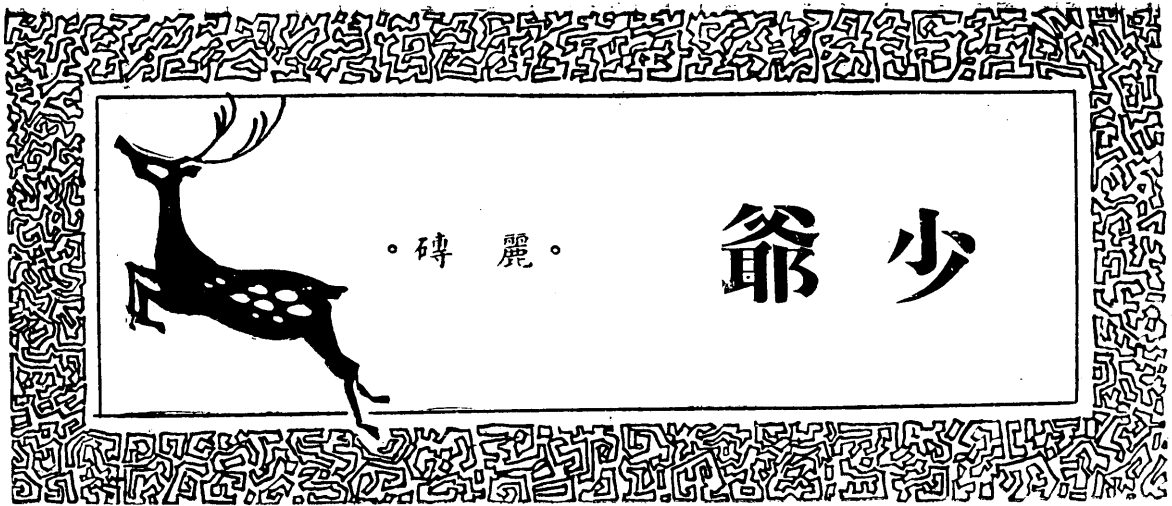
## 父親墓前

林蕙

山頭流動着雲霧，  
草坡上，落雨聲瀟瀟，  
塚山小徑已無人走過，  
荒墓前，長滿萋萋野草。

樹蔭下，眼眶有水滴掉落，  
風過林响，是心的漲潮；  
不止一次呵，在陽光中，  
我看到墓碑的衰老。

敲開記憶，我又窺見，  
那張臉孔我日夜尋找，  
是一顆受苦的心，  
是一種愛，世上買不到。



「約翰！約翰！」約翰的母親粗暴地搖着他的肩膀；這偌大的房子裡，只有她能對他這樣，要是換上別人，準挨約翰少爺的拳頭。

他貪戀着睡眠，從喉底發出的咕咕聲，只一下了便消逝下沉；顯然地，他已把昨晚許下的早起的諾言忘得一乾二淨。

她習慣地再等待五分鐘，然後用勁把他連鋪蓋拖下床來。

「愈大愈不像話！你應該跟以前一般早起！她照例加上這麼一句，才走出房間。

早起？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當約翰還是個小約翰的時候，他跟燒飯的黃伯伯同時起身。一吃完黃伯伯伯羹的早餐，便跑到學校去；這是他的經驗：奔跑可以抵禦抖擻的晨風。當守門的馬來伯伯一啓開學校的大鐵門，他總是第一個衝進去的。

現在，他可沒有這股熱忱，要知道，人家約翰已經年二十一歲了。

昨晚上擬定的「改革計劃」，總算還能擠回到他腦裡去。

「嘿，對了，今天是一號，就從今天做起吧，哼，看我約翰重新振作起來！」

於是，他匆忙地換上衣，然後生氣蓬勃地跳下樓。躊躇一會，他拉開冰箱，從裡邊拿出一罐「雞汁」。他一發現那是最後的一罐時，便下了決心：

「從此以後，靠它的烏龜王八！」

在教室裡，他不再帶頭跟老師搗蛋！不，據他們自己說是開玩笑，一反往常的態度，一本正經的聽講，幾個同伴驚奇地瞅住他，他傲慢地向他們掃一眼。

「哼！我才不和你們同流合污呢！」他心裡這麼說。

放學了，他一回，吃了飯後，便把自己鎖在房裏，然後將鎖匙丟去給媽媽。這是他「自我約束的方法」之一，因為，他母親下午會出去打

牌，這樣一來，她可把鎖匙帶走，於是，他非呆在家裏用功不可了。

按照計劃，接下來的時間是「寫作」。他班上有個女同學，文章寫得很好，時常以「秋心」為名，在報刊上發表。當然，使他傾心的並不是她的文章好，而是她的美麗。她是校裏尖兒頂兒的人物，要博得她的青睞，非下苦功不可，所以，他決定了這練習寫作的計劃，而且，還用了一個「思秋」——「伊秋」之類的筆名。

悶熱的風給風扇吹來，他覺得頭有點沉甸甸地，他望望床鋪。

「據醫生說，午睡一時等於晚上的睡眠四小時，嘿，我應該先睡一會，讓腦筋先休息一下才好！」於是，他毫不思索地往床上倒下。

當他睜開眼，才知道出了毛病；那時，已是下午三點鐘，超過預定的時間了。

「取消聽音樂吧，先寫稿再說！」於是，他攤開稿子，寫下「走向光明的人」六個字，這個小說，他打算寫一萬字呢。

「不然寫新詩吧，嘿，對了，新詩，有一次，級任『老處女』說我這方面有天才。」當桌上推滿撕毀的稿紙時，他便開始寫一個甚麼「秋天的禮讚」的新詩。

他發覺稿紙完了；那不是寫完，而是撕完。「唉！」他嘆了口氣，「勉強總是不好的，還是按照計劃聽音樂的好！」

他連忙扭開唱機，然後像得到解脫似的，往床上斜躺去，深深地透了口氣下。

「彭！彭！彭！」外邊有人敲門。

「別打擾我！」他粗暴地向外邊叱喝。

「得了，又在搞甚麼『改革』了是嗎？告訴你的文章可比得上『小書呆』？人家秋心小姐……算了，還是不說的好！」

他一聽是老陳的聲音，就知道又是約他去打西蕩的，鬼知道老打得是甚麼球。

老陳顯有點焦急了。

「喂！約翰，今天見低年班運動，給你一個『貼士』，有一個『好波』，勝過於你的『病態美人』好幾萬倍呢。否則，你的汽車借給我，我自個兒去好了。」

「唉，他媽的老陳！」他恨老陳破壞他的「改革」，却又匆忙地換上運動裝，從窗口跳出去。

老陳早已在車裏等候。

果然，老陳並沒有說謊，他一上運動場，便像螞蟻粘住了蜜糖，兩眼死釘住她；他那矯健的身軀，在跳躍、翻騰……

他覺得秋心像是風中飄零的落花，惹人憐愛；而她却是春天燦爛的玫瑰，使人感到一股艷冶之氣瀉向眼前。

他一個毛孔也沒出汗，便坐上車回去了。老陳見他心神恍惚的樣子，怕撞出了車禍，連忙正色的對他說：

「喂！別神魂不定，你的羽球曾經打敗過小李？」

「怎麼？她……」他稍為轉過頭來。

「你知道，小李是『球王』呀！」他冷笑道。

「他媽的！」他瘋狂地開足馬力，汽車像失了韁的野馬，向前莽撞……

晚上，不必再翻閱「改革計劃」，他可記得很清楚，那時間是「溫習」。

「溫習個屁！」他心中的忌火還未消除，於是，換上「央基」裝，跑去找小張。

我們的約翰晚上出門是不駕車的，據他說：駕車的是天下第一大傻瓜！因為在車上可看不清楚女人的一切。

他把小張拉出來，邊走邊向他發牢騷；他簡直把小張當作仇人似的，只差一拳送過去吧了。「你又換了一個？」小張不禁驚訝地睜大眼睛。

「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這可提高我們審

美的標準呀！」他堂而皇之的說。

小張是個窮理髮匠的兒子，他覺得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他父親整天不停的揮動着剪刀，却還沒有辦法維持一家的溫飽，而約翰的父親只需上膠行聊一聊天，大把的鈔票便滾滾而來。他呢？讀書，交不起學費，而約翰有書却不讀。這個世界真名其妙的，使他感到氣餒，於是，他便跟約翰鬼混下去，尋找短暫的陶醉。

「算了，咱們上舞廳、找茶花女不是得了嗎？」小張重復以前的老話。

「這會丟我父親的臉，你知道，我父親是著名的實業家！」

「要不然上旅館去，担保沒有人知道的。」

「不！我怕，那兒有毒！」

小張失望的瞥他一眼，一句話也不說了。

「文章沒有『小書呆』好，羽球又比不上『球王』，找茶花女怕丟臉，上旅館又怕毒，這個撈什子的世界，就令人他媽的苦惱！你想，我們究竟幹甚麼的好？」

小張一聽到這牢騷，便機械似的把他拖進酒吧裏；這已經成了習慣。

灌下了熱辣辣的液汁，他照例埋怨這個國家，以至整個世界。然後把他的「眼中釘」罵個透澈，他的「眼中釘」包括了社會上的士農工商，還好的是他父母還沒包括在裏面。

他從來沒有醉過；有囉，也只是稍為一點。這似乎是個遺傳，他父親也是這樣子的。他記得很清楚，在午夜以前必須趕回家。

他房裏浴室的小窗，正對着下一層樓的浴室。老早以前，他就曉得的；住在下一層的舞女，總是在這時回家的。

終於，透過小窗。又使他見到那一幕！那永遠使他百看不厭、驚心動魄的一幕……

「他媽的；這撈什子的世界！」於是，他從祕櫃裡拖出一些畫報，上面有美麗動人的肉體。

不久，他感到疲倦，只好上床睡覺。他可沒辦法一下子就睡着的；從來沒有。終於不自覺的把手伸進被窩裡……

於是，一張張美麗的臉孔，在他腦裡飛旋起來；這該是他一天之中，最痛快的一瞬那。

「明天，早起，從新做人……」他堅決地。這是一切日子中的又一日，而一切日子都是一樣的。

### 【上接第五頁】

⑤ 不真實的城市……出自波特萊爾，與但丁的地獄（「我從不曾想到死亡尚未處置這麼多」）共同象徵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的百鬼夜行的城市，以倫敦為例。

⑥ 史鐵生——指任何一個現代人。

⑦ 馬黎大戰，原指羅馬和迦太基的三次戰役，亦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可以注意到，所有的戰爭是一個戰爭，所有的經驗是一個經驗；史鐵生的經驗也就是我們的、作者的經驗，波特萊爾的：「偽善的讀者！我的同胞！我的兄弟！」正是一個總結。

⑧ 「狗」：象徵沉意的人道主義 (Brooks)，即科學等使人類服自然却是征阻止生命再生的東西。

### 第二部

① 描摹在房中的豐富傳統經驗與現代人的空虛的認識成強烈對比。詩中主角並未感到該種經驗。

② 非璐美兒，為野蠻的國王特呂王（見「火誠」）威逼變成夜鶯。

③ 「你的眼睛像珍珠」——出自「暴風雨」，象徵由水之死至再生。

④ 全景忽然轉到流下的酒吧去也正是現代社會「乾枯」的象徵。

# 人 情 味

·徐速·

被都市人目爲「土包子」的鄉下人，我覺得他們唯一可以向對方反唇相稽而感到驕傲的、也是都市人最缺乏的一樣東西——人情味。住在都市的你與我，都應該臉紅了吧！

儘管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來作解釋，都市是工業社會啊！社會組織的型態不同啊！大家生活緊迫啊！但這些都不能掩飾內心的愧疚。

每一行，每一業，勾心鬥角的競爭，欺騙，利用，詆毀，忌嫉，猜疑，希臘神話裏的潘杜拉女神箱裏的貨色應有盡有，即使你能潔身自愛，與世無爭，也只能遠離這些東西，但距離人情味還差得很遠。

看來，人情味只是鄉下人的特產了，雖然，大多數的鄉下人還不明白他們擁有這麼豐富而可以向人誇耀的寶藏。

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同居十年的而不知道隔壁鄰居的尊姓大名，即使狹路相逢時也不便對同出同入的隣人點頭問好。每逢火警

時只是站在自己的窗口，像尼羅王欣賞羅馬城的火景，那樣的漠不關心，至於尊老憐幼的道德情操那更談不上了。這些情形在鄉下人看來也是百思不解的。

大概近代都市多半趨向洋化了，也學會了英國人社交的規矩，沒有經過介紹認識誰也不願向對方先打招呼，否則，有失「尖頭鰻」的風度。可是在鄉間，這情形就不同了。

「老大爺，你好！」只你向一位年長的老人禮貌的招呼一下，儘管是素不相識，便會換來了一副和藹可親的笑臉。

「小兒，你是……。」  
「我是西莊的……。」  
「啊！我想來啦！你這孩子長得這麼高啦！喏！算起來你該叫我表爺爺哩！」

鄉下人多半是「自我介紹」的。而且，多半可以找出親戚的關係來。其實，世代相傳，多少也有些關連，如果是隔省隔縣的，也可以從歷史上的名人拉出關係，紀得有一次我到隣縣去看一位同學，在小

市鎮的一個「鷄毛店」打尖，遇着兩個小商人，大家隨便談談，鷄毛店的女老板娘給我們叙起關係了。

「哎喲！」她指着一位賣肥豬的商人向我說：「你們算是親戚啦！」

「怎麼！」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她。

「不是嗎？」老板娘笑嘻嘻說，他是虞家溝的，虞家溝出了個美人虞姬，你是楚霸王的老鄉，可不是有根有底的老表嗎？」

大家都笑了，經她這麼一說，我們彷彿真像個「老表」，空氣也顯得很融洽，我指着另一個賣黑棗的山東人：「他呢？」

「他是孔聖人的家門，咱們都是聖人教化出來的，還用說：同門師兄弟啦！」

吃完飯，大家搶着付賬，高高興興的結伴而行；我吃着「山東師兄」免費的黑棗，又幫忙那位「老表」趕豬，分手時還勝依依之情，好像是多年的老友。

在鄉下認識朋友，是這麼容易

，又是這麼誠實。舊小說上常常有錯了行程，借門投宿的故事，在都市裡的讀者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其實，這倒是千真萬確的。

我記得在童年時，每逢在連綿陰雨的夜晚，總盼望大路上有人來敲門借宿，這一來可真高興啦！跑進跑出，舖床送被，買酒殺雞，除了跟着大吃一餐外，還可以聽到陌生客人的新鮮故事，第二天，客人連聲道謝的走了，我們都感到無上的光榮，招待了一位遠客。

當然，住宿和餐費是分文不收的，至多是小孩子接受客人一點不大值錢的小禮物。鄉下人的經濟觀念，在勢利的西方人看來是「莫名其妙」的，住房，吃飯，只要是自己有的，鄉下人從不向人提出要錢，而且還認爲對方「看得起」，「給面子！」我記得在抗戰期間，大都市的人，都往鄉下逃難。我叔叔有一個同事投奔到我們鄉下來，跟我們在一起同吃同住，有幾次我聽見他們在客廳裡輕聲的爭吵，原來是那位逃難的朋友拿出首飾來給我叔叔當做房飯錢，我叔叔當然不肯收下，雙方爭執得面紅耳赤；我將這情形告訴父親，父親勃然變色，氣憤憤的說：「這怎麼成，咱們不是唯利是圖的小人，講交情，十年八年都不算什麼，講到錢，我們不能丟祖宗的臉。」

這位朋友果然一直住到了抗戰勝利才走，今年聖誕節，我還接到他從台灣寄來的聖誕卡，想起了當年的情景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我不是炫耀自己家庭仗義濟困的美德，如果這算是「美德」，在鄉下實在是司空見慣的尋常事，別說是對待逃難的朋友，就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也是「人情味」十足，說來很難令人相信，在皖北鄉下的市鎮，供給行人住宿的旅店是不收房費，只付兩碗麵錢，有這麼一句絕非宣傳的廣告詞：「住店不住店，先吃兩碗麵」，這種店我親身經過好多次，而且，兩碗麵儘可飽餐一頓，份量，價錢和普通的飯館也不會貴到那裡去。

最可以看到鄉下人情味的，要算農忙的季節了，那種困危相助的行為，真可以教自私自利甚至幸災樂禍的都市人慚愧流淚的，按理說，既農忙，彼此同鄉一樣，那裡還有相助相濟的力量？可是，就在這緊急當兒，表現了鄉下人可貴可愛的性格；因為莊稼的成熟往往要相差一兩天，原來你準備五六個人力搶收一塊麥田，到時總會有不請自到的超過十幾個人，於是工作也就「超額完成」了。

富有人家在收割的當兒，對於農具、牲畜以及交通工具，總是要考慮貧窮的鄰居，如果遇到寡婦，老弱的農戶，年青力壯的農民在這個時候更充分的表現了義勇的精神。很可能在他們還在焦急的情況下，完全義務性質的替他們收割完畢送到糧場，然後一闕而散，為的是避免叨擾主人飯菜的酬勞。

遇到婚喪的場合，鄉下人也看得很嚴重，除去真情關懷、人力的

幫忙，還有經濟上的扶持，好像是個不成文法，對於婚喪之家，都有幫忙的義務。

結婚是喜氣，隣人們分享他們的歡樂，但也付出他們的精神和勞力，在鄉下做新郎的青年，除去娶得一個妻子，還在親友面前獲得一份敬重，因為結了婚才算成人。隣人們對他也刮目相看了。

喪事的氣氛是悲慟的，隣人們大多不要事主操心，熱心組成「治喪委員會」，弄得井井有條，尤其對於當事人，誰也不敢得罪他，所謂「哭喪捧打死人不償命」的奇怪說法，我想並不是什麼權利，大概為了對當事人的慰藉與尊重。

拒絕婚喪借款的富戶，是最為人所不齒，在鄉下人的觀念中，這是跟「陰德」有關係，民間傳說「天仙配」壓迫董永的那個傳員外，在鄉下畢竟是罕有的，但傳員外還是借錢給董永葬了父親，至於賣身為奴的契約，現在的農村裡根本不能發生，否則，員外的招牌，便不能安穩穩穩的掛在黑漆大門上。

當然，鄉下的土豪劣紳，靠着剝削壓榨窮人發財的也有，但大多數的都是正直厚道，才能贏得人民的擁戴。在這裡我不想為那些少而又少的「傳員外」翻案，但事實確是如此，理由也很簡單，中國農村是在幾千年文化傳統生活的，忠孝節義的儒家思想，始終保留在農村裡，即使是萬貫家財的人，也輕易不敢向傳統的文化挑戰。

至於富而吝嗇的鄉下人，在鄉

下是很難立足的。我記得在小學讀書時，有一位家庭富有的同學，不肯捐錢造校舍，連累他也受到同學的輕視，他父親找到學校來，也遭到學生們「群起而攻之」，後來還是慷慨的解了慳囊。

這裡，我再介紹一個在童年時常常聽到老年人講的故事：

在我的故鄉有一個姓蔡的財主，祖上中過舉人，子弟在官府做事，有錢有勢，每年積餘的糧食照例是在春荒時借給貧窮的隣戶，到秋收時加倍償還。這種利息算起來很大，但在價格上也估不了多大便宜，因為春荒和秋收的糧價相差是很大的，如果農戶向縣合作社借錢買種，以當時的糧價作標準，秋天再賣糧還債，再加上利息，也就不相上下了。何況，縣合作社放款有限，經過中間人轉手的利潤，反而不如向富戶借糧划算。這種借貸的方式一向是相安無事，但遇到秋天的收成不佳，富戶借糧的風險更大，往往照原數收回也不可能。

那一年，水災減產，姓蔡的財主大概也看到債戶的困難，自動宣佈借一還一的辦法，但希望有借有還，經過了戶們一再說情，又讓步到借一石還五斗，另外五斗明年再加倍清還。這樣，債戶倒也很少失信，一到期，就將欠糧送還。

但其中有一個姓賴的債戶，是一個嫖賭的無賴漢，綽號也就叫「大賴子」，一直將這筆賬拖下來，一拖再拖，眼看是年關迫近了，自己避債去了，只好叫他老實的弟

弟二賴子去向蔡財主懇求延期。這個老實的小伙子，既沒有辦法受制他的哥哥，又覺得對人家不守信用的恥辱，為了面子，只好將家中僅剩的一條瘦驢牽到財主家裏去。

「糧呢？」蔡老頭子一看空空的驢背，就明白了：「大半：「哥哥為什麼沒有來？」

「他不敢見你老人家！」老實的小賴子不會說奉承的話，只有有照實說：「我就是為這件事代替他來頂賬的。」

「你願意替他頂這筆賬？」

「當然，父賬子還，哥哥的賬弟弟也應該負責任！」

「今年年成不好，但也得還一點，為什麼他收下的糧，實了去賭去嫖，你還願替他頂？」

「因為我們是一個娘胎生出來的，他挨罵，我也有份，他沒有面子，我也不光彩！」

蔡老頭子為這種手足義氣逼住了，不由得讚聲好，他點點頭，摸著鬍子喝一聲彩：「好！小伙子，有你的，你是帶頭款來的嗎？我就照這個月最低的市價收吧！」

小伙子搖搖頭，指一指瘦驢子：「錢是沒有，就是牠！請你老先收下；明年湊了錢我來贖，一個子兒也不少你的！」

本來事情是可以解決的，但極二賴子的態度弄壞了。

「怎麼？」蔡老頭臉色變了：「不還錢，還叫我替你養驢子，小伙子，是不是追女人轉了向，只想佔便宜！」

「怎麼？」蔡老頭臉色變了：「不還錢，還叫我替你養驢子，小伙子，是不是追女人轉了向，只想佔便宜！」



「人不死，債不爛！」二癩子挺着胸脯：「估不了便宜的，下輩子也要還的！」

蔡老頭子氣得直噙噙，還沒有開口，旁邊看熱鬧的人都跳起來了，他們並不是蔡財主的家奴，而是感覺這小伙子的態度有問題，不還糧也可以，但也要說幾句好聽的話，於是，問題也轉到另一個方向。

「這樣不講理！」一個的姓蔡小伙子指着二癩子的鼻子：「你們賴家灣的人都是吃草長的，說話比驢子叫還難聽！」

「仗勢欺人嘛？」小伙子也脫下衣服，做出準備應戰的姿勢。

「打！將他捆起來！」

蔡家庄的小伙子，都看着蔡老頭子，只要他一點頭，這個姓賴的小伙子可能被打得半死。

蔡老頭子看到這樣情形，抽了一口烟，輕輕的向小伙子說：「你去吧！」

小伙子氣憤憤的掉首而去，人們仍在七嘴八舌，憤憤不平，認為蔡老頭子這種做法，分明是丟了全村的面子，蔡老頭子的孫子忍不住，向他質問：「爺爺，咱們為什麼在祖宗的旗桿下認栽了？」

「你懂什麼？在舉人的旗桿下不能打人的，」蔡老頭子向他的孩子嚴厲的叱着：「你也去！」

年青氣盛的孫子垂手站立在他的面前，臉上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感情，輕輕的說：「你老人家，叫我到那兒去？」

「跟他去！」蔡老頭子指一指

小伙子的背影：「拉着他的驢，馱一袋糧食，再搭上點過年的乾菓子和醃肉！」

「爲什麼！爲什麼！」蔡家庄的鄰人氣憤的在背後咕叫着：「老糊塗了，瘋了，不要錢，還倒送禮給人家！」

「不爲什麼！」蔡老頭子指着門前的舉人旗桿，嘆了一口氣：「我們發的財，全靠這枝旗杆，但我們不能忘了老祖宗！」

原來蔡家舉人也是窮苦出身，爲了讀書跟人打了一架，養好了傷，發憤讀書，才中了舉人，給兒孫留下偌大的家業，大概蔡老頭子觸景生情，才發此善舉。

當時，我曾向講故事的老伯伯提出問題。

「如果蔡老頭子發了火，把那個小伙子打一頓怎麼樣？」

「那小伙子就是準備挨打的，挨打一頓，清了債也是值得的。」

「這樣蔡老頭子敢還再借糧給人？」

「那能這樣不通人情！」老伯伯搖着頭說：「爲富不仁，舉人旗桿早就被人推倒了。」

「誰敢這樣大胆，蔡家不是有錢有勢嗎？」

「錢買不到人心，勢力也壓不倒窮光棍！」

「爲什麼他不去告狀，蔡家在衙門裡有人哪！」

「衙門有什麼用，官逼民反，老百姓受不了，不完糧，不納稅，皇帝老子都要喝西北風！」

「這樣不是天下大亂了？」

「不會的！」老伯伯好像一個哲學家，沉思一下說：「天理、國法、人情，這三樣在我們鄉下人看來，還是人情最要緊。別說有錢人家要通情達理，連當土匪的都懂這個道理！」

「連當土匪的都通人情！」聽了這句迂腐的話，我幾乎要笑出來，可是就在那年冬天，我看到土匪的人情味了。

在我們鄉下，到冬天，土匪鑫起，到處都聽到明火搶劫的事件，當然，農民也加緊了防匪的武力，村與村之間都有互相支援的協約，小股土匪沒有問題的，但遇到聲勢浩大的湖匪，（盤據在洪澤湖一帶的組織的土匪）便成問題了。

那年冬天，我到馮家裏去送禮，這位馮威住在朱家村，只有三四十戶人家，但也有三四支新式步槍，和上千個自製炸彈，而且，防匪的碉樓做得也很好，村子四角都有「工事」，外圍還有一道一人深的水溝，就是一兩百個土匪也很難攻破的，除非有大幫匪徒，而且附近大村莊的「援軍」也被阻止了。

想不到在我準備離鄉的前夜，大幫的湖匪來了，他們的目標是鄰近五里路的名叫陸家營的大寨子，這村子的自衛武力最著名的，精壯的槍手足足可以編成一個營，彈藥的儲蓄也很充足。

然而，土匪竟敢明目張胆的進攻了，從繁密的機槍聲中，可以估計到土匪的武力超過守衛的力量十

多倍，否則，他們不敢隨便動手。槍戰一開始，我們就聽到嗚嗚的牛角聲，這是陸家寨呼援的訊號，朱家村明知匪勢浩大，但也義不容辭的分了一半兵力立刻馳援。

村子裏立刻緊張起來，分出了一半兵力，更顯得力量薄弱，大家只有希望陸家寨能將土匪整個消滅，還要有出擊的力量，否則，就連潰敗的匪隊也吃不消。

足足熱戰了四個小時，從燃燒的火光中，可以看到土匪有組織的攻勢，雙方都在呼喊叫罵，說實在的，比電影上的小規模的戰鬥場面還熱鬧。

朱家村悄無人聲，深恐稍有震動，就引起匪徒的注意，雖然，連壯年婦女也出動了守衛，老弱的婦孺也擔任了運輸彈藥的工作，我是客人，被安置在最堅固的槍樓裏。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過去，好容易挨到拂曉，嘶殺聲也比較微弱了，象徵到戰爭就要結束，但是雙方還沒有分出勝負：堡外的小據點顯然被土匪攻下了，但堡內仍然據險頑抗，當然是沒有出擊的力量了，聽到一陣嗚嗚的海螺聲，分明是土匪集合人馬準備撤退。

從隊形的方向看來，有一股土匪，正沿着路向朱家村「轉進」，這一來，朱家村比剛才更爲緊張，眼看大軍壓境，浩劫迫在眉睫。

孤軍死戰呢？還是棄家突圍？誰也拿不定主意，實在說，兩條路都不通。

就在這緊急當兒，匪隊一聲嗚

喊，將朱家村緊緊包圍起來。

「開門！開門！」土匪們只向空中打了幾槍，一個土匪以輕藐的口氣喊道：「喂！陸家寨都被咱們打破了，你們這個小小的朱家庄還不乖乖的繳槍嗎？」

「有種的就上來！」朱家村的

一個小伙子也向空中放一槍，對槍樓下咳嗽一聲。

「哈！哈！」土匪們笑了，他們實在不將朱家村看眼裏，在晨光曦微中，一個頭子模樣的人開玩笑地說：「又是一個硬點子，算了吧！就憑你們這三三十條槍嗎？」

「反正完了，」小伙子一面向同伴徵求意見，一面將槍子向這個土匪頭子瞄準：「先幹掉他，好不好！」

誰也知道：這小伙子一槍打出去，即使將那個土匪子「幹掉了」，但，朱家村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人，在十分鐘內就立刻化成灰燼，就在這時候，一個老頭子抓住小伙子的手腕。大家都認識他，他是鄰村的一個朱醫生，爲了給他女兒診病住在這村子裏。朱醫生用黑話向下面打招呼：「不要開槍！你是那個山頭的。」

「你魏三爺爺的！」下面有了同聲。

「魏老三在嗎？咱們先談談。」  
「三爺從北面散水了，咱們的周五爺帶來的！」  
「是五兄弟吧！」老醫生提着手腕子喊：「周五哥！是我。」  
「不管是誰！」下面有人喊叫：「要談盤口，槍先扔下來！」  
「是我，周五！」老醫生從槍眼伸着頭仍然大喊着：「我是朱大夫，記得吧！去年你家五嫂的方子是我開的！」

右手抓着手提機關槍；用手電筒向槍樓上照一照，點點頭，聲音很緩和的說：「啊！朱大夫，驚動你老人家了！」

「那裏！那裏！」朱醫生顫抖的說：「這是我女兒的婆家，我來給她看病的，老五，能不能看我一點老面子，拾抬手，留個人情！」

「你老人家可多管閒事啦！」周五退後幾步，和他的同伴吐吐的談了一會，然後苦笑着說：「好！朱大夫，我應該還你一副藥錢的，對嗎？我女人應該謝你救她一條命，這個人情都放在我身上了！」

「那裏！那裏！」朱醫生惶恐的說：「在這時候我不是跟你算賬的，要算賬，藥錢要，面子也要，但我還欠你一筆人情賬，這村子裡一百多條性命！」

「啞！」周五口吃的說：「你老人家該懂得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也不能不給我一點面子，讓我的伙計空手回去，好意思嗎！」

「當然，」老醫生點着頭說：「咱們也不能沒有人情味，一句話，行是客，做是主，兩杯淡酒請得起！」他回頭向那個小伙子說：「下去開門！」

「開門！」大家都感到懷疑。

「啞！開門，」老醫生堅定的說：「看我這骨頭還有點份量！」

「周五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萬一他們翻了眼。」有人顫抖的說：「你，你老人家敢保險他們？」

「別小看幹這一行的！」周五微笑着說：「光桿不取無義之財，這一回記在你的人情賬上了。乾淨來，乾淨去。」

經過了這一次危險，倒給我認識到農村社會的另外一面，人情味，在土匪身上都發生這麼大的力量。老實說，每當在鄉下我看到那些蠻橫的軍隊，貪婪的官府走狗，無情的欺壓善良的農民時，我就想那些做土匪的人情味，也就連想起老醫生那句話：「沒有人情味；那還像個世界嗎……」

離開故鄉多年了，在我的懷念中想到這些濃厚的人情溫暖，越發感到都市裏的冷酷，可怕！但，這些都是回憶中的往事了。

記得十三年前有一次我回到故鄉的時候，距離村子還有七八里路，一路上都跟人打招呼，兩位老伯伯搶着給我拿行李，越走近村子，熟人越多，大家邊走邊談，我像是見着親人一樣。

「我很抱歉！」快走到家門，我紅着臉說：「我在外面也很窮，沒有甚麼禮物送給你們！」

「那裏！那裏！」他們幾乎一樣的說：「小哥哥！看到你夠高興的啦！要是你發了財，做了大官，說不定不認識我們這些窮鄰居！」

「不會的，」我不禁衝口而出：「我怎能這樣不通人情！」

「那就好啦！你還沒有變，還是咱們土生土長的人，比從前更懂得人情世故啦！」

說來慚愧，在我臨行時，我的行李還多了鄰人送來的半口袋熟



# 蕉風月刊

第一〇三期

一九六一年五月號

出版者：

蕉風社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Foon Monthly

May 1961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